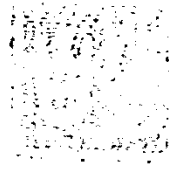


17
00.2.16
11/1

英國高爾斯華綏原著

法 網

郭沫若譯



上 海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 9 2 7

本書著者的其他文藝著譯

1. 女神(詩)
2. 星空(詩歌散文)
3. 瓶(詩)
4. 塔(短篇小說)
5. 橄欖(同上)
6. 落葉(長篇小說)
7. 三個叛逆的女性(劇)
8. 文藝論集
9. 茵夢湖(長篇小說)
10. 少年維特之煩惱(長篇小說)
11. 新時代(長篇小說)
12. 異端(長篇小說)
13. 卷耳集(國風選詩)
14. 魯拜集(抒情詩)
15. 約翰沁孤戲曲集
16. 銀匣(劇)
17. 爭鬥(劇)
18. 社會組織與社會進化

以上各書本出版部均有發賣

法 網

劇中人物

霍傑牟 } 律師
霍華特 傑牟之子 }
羅伯特·柯克森 書記長
威廉·費爾德 書記
施危德 聽差
魏司德 偵探
高禮 出納課員
符樂德 法官
哈羅池·克爾勿 年老的律師
赫克多·傅羅牟 年青的法定律師
黨松上尉 賞威維多利亞勳章 監獄官
休符彌勒大師 獄中教士
愛德華·克來孟池 獄中醫師
伍德 看守長
莫阿南 }
克里普東 } 囚犯
奧克李亞黎 }

(1)

365182

露滋 • 洪南薇 一位女人

其他律師，法律顧問，旁聽者，庭丁，記者，
陪審官，看守人，囚犯等多人。

時代——現代。

第二幕 霍傑牟與霍華特之事務所。七月
的清晨。

第一幕 裁判所。十月的午後。

第三幕 監獄。十二月。

第一場 監獄官的辦公室

第二場 走廊

第三場 獄室

第四幕 霍傑牟與霍華特的事務所。兩年
後三月的清晨。

第一幕

七月的清晨，霍傑與霍華特辦事處的書記長室。室中陳設舊式，紅木桌椅與皮櫃等均已用舊，周圍環以洋鐵箱和種種圖表。室中有門三道。兩道在一側的中央處緊相隣接。此兩門中之一道通向外面的辦公室，辦公室與書記長室僅隔一道板壁和玻璃；門向辦事室內推開時，寬闊的外門通向本建築物的石梯。此兩門中之其他一道通書記室。第三的一道通霍氏父子的居室。

書記長柯克森坐在桌旁加算簿記中的數字，默默地向自己數出數來。六十歲的年紀，帶着眼鏡；頭禿而矮，面貌忠實而麻癢。穿一件很舊的黑色禮服，點子花紋

的領子。



柯克森 加五嗎一十二，加三嗎——一十五，十九，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進一個四。(在頁上打個記號，又默默地念起去) 五，七，一十二，一十七，二十四和九，三十三，十三進一個一。

(上打了一個記號。外面辦事室的門拉開了，聽差施危德走來，隨把房門掩上。是一位蒼白色的十六歲的青年，頭髮剛硬)

柯克森(不高興地等待着的神氣) 進一個一。

施危德 柯克森先生，有人要會費爾德。

柯克森 五，九，一十六，二十一，二十九——進一個二。教他到莫禮司家裏去。姓甚麼呀？

施危德 姓洪南薇。

柯克森 他有甚麼事體啦？

施危德 是一位婦人。

柯克森 是上流的婦人嗎？

施危德 不是，是通常的婦人。

柯克森 叫她進來。把這簿記送到傑牟先生那里去。(把簿記掩了)

施危德(再把門推開) 請你進這兒來罷。

(洪南薇走入。身材高長，年紀有二十六歲，衣服不甚華麗，黑眼黑髮，面孔像象牙般的白嫩而明顯。十分穩愜)
(地立着，姿勢和態度有一種自然的莊嚴)

施危德拿着簿記向霍氏父子室中走去)

柯克森(回顧洪南薇) 費爾德出去了。(猜疑地)你有甚麼事情，請說罷。

洪(聲調不甚漂亮，有點鄉下人的口氣) 是私事呢，先生。

柯 私事我們是不許在這兒會客的。你有甚麼口信沒有呢？

洪 我是要當面對他說的。

(把黑眼微閉送了一個秋波)

柯(作起威福來) 這簡直是違犯規則的。你想假如有朋友來看我，你看怎麼樣！那是絕對不行的！

洪 是的呢。

柯(稍微與了一驚) 真的是不行的！而你在這兒要來會一位書記生！

洪 是的，我定要會他。

柯(好像受了損害般地回過來正向着她) 但是這兒是

律師的辦事處呢。你請到他住的地方去罷。

洪 他不在那兒呢。

柯(不安地) 你和他是親眷嗎？

洪 不是的。

柯(的確沒有辦法的樣子) 我真不曉得怎麼好。這並不是辦事處的事情。

洪 我到底怎麼好呢？

柯 嚇，我可不曉得。

(施危德又走轉來。穿向外面的辦事室去，向柯克森做着一種嘲笑的面孔，留心着把門留一兩寸寬的光景，沒有關緊)

柯(被施危德這一眼警醒起來) 這是不行的，你要曉得，這是絕對不行的。你想他們父子無論那一位走來，你看怎樣！

(外面辦事室門外有奇妙的叩門聲和笑聲)

施危德(把頭伸進來) 外邊有幾位小孩子在那兒。

洪 對不住，那是我的小孩子們呢。

施 我要去叫他們不要鬧麼？

洪 他們太小，先生。(向柯克森前進一步)

柯 你不要耽誤他辦公的時間；我們這兒書記生的事情很忙。

洪 這是性命交關的事體呢。

柯(又不高興起來) 性命交關！

施 費爾德回來了。

(費爾德從外辦公室進來。他是一位蒼白的，美豐姿的少年，目光靈敏而稍含驚意。向書記室門走去，立着躊躇不決)

柯 好的，我就讓你們聚會一分鐘。這是非法的。

(拿起一東文件，向父子居室中走去)

洪(低而慌忙的聲音) 威廉，他又喝醉了。昨天晚上他差不多扼斷了我的喉管。我趁着他還沒醒，便把孩子們帶着出來了。我去找過你——

費 我搬了家了。

洪 今天晚上的一切都準備好了麼？

費 我把車票已經買好了。十一點四十五分的時候在售票處相會。你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是夫

婦了！(悲痛地凝視着她)露滋呀！

洪 你是不害怕走的罷，你是？

費 你把你的和孫子們的東西都帶來了沒有？

洪 我只帶了一個包裹，其餘的都丟了，我怕鬧醒了他。我是不能夠再走近家中的了。

費 (驚詫) 花了的一些錢都像拋在水裏一樣了。你現刻到底要多少錢呢？

洪 六磅——我想這點也就夠了。

費 你不要忘記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就給自語一樣) 我一走到那兒的時候，我要把甚麼都忘記掉的。

洪 假使你是不願意的時候，你說罷。我與其違背你的意志而要你去，我寧肯讓他殺了我。

費 (奇妙地微笑) 我們是不走不行的。我不怕；我是要保有你的。

洪 你只要說一句；現在還來得及呢。

費 已經來不及了。我拿七磅給你。今晚十一點四十五分鐘——在售票處相會。你對我假如不

是現在這樣的時候呀，露滋！——

洪 你親我一個嘴罷！

(兩人熱烈地擁抱着，柯克森回到室中來，兩人又立地分開。洪南薇轉身向外面辦事室走出。柯克森泰然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柯 費爾德，這是不合規則的。

費 我們下不爲例了。

柯 在這兒是不該做你們那樣的事情的。

費 是。

柯 你是曉得的——那是有點苦處；並且又帶着幾個孩子，所以我的心也就軟了——(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本小書來)這本書你拿去看罷！這叫『家庭之純潔』。真做得好。

費(受書，呈一種特殊的表情) 多謝你呢，先生。

柯 費爾德，你要曉得，在華特先生還沒有來的時候，你把大衛士走時還沒有做好的目錄做好了麼？

費 我明天做好牠呢，先生。

柯 大衛士走後已經一禮拜了。現刻不行了。

你爲着私事把公事曠廢了啦。我不說剛纔那位女人來會你，不過呢——

費(走進自己房裏去) 多謝你呢，先生。

(費爾德走後，柯克森緊緊釘着那道門，搖起頭來，正要坐好寫字的時候，霍華特從外面的辦事室走入。三十五歲的有啟養的男子，聲音悅耳而嫵婉)

華特 柯克森，你早！

柯 華特先生，你早。

華特 父親來了嗎？

柯(帶持愛護的神氣，像對於一個應該學好的青年) 令尊傑牟先生，從早上十一點鐘就來了。

華特 我到幾德館去看畫來。

柯(就好像恰如所料的神氣一樣望着他) 你去看畫來——唔！不錯。波爾特的這件借地的一案——我要送去商量嗎？

華特 父親的意思呢？

柯 還沒有問過。

華特 總怕要問纔行的。

柯 這是不關緊要的案件——連費用都怕不

值 我看你自己處理了罷。

華特 請送去罷。我是不想担這責任的。

柯(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輕蔑的神氣) 那嗎照你所說的做罷。這『過路權』的一案——我們已經在契約上找着根據了。

華特 據我看來，這裏的用意明明是要把那點公共的土地除外的。

柯 那個我們用不着管牠。我們的一方面是很合法律的。

華特 我不喜歡這樣。

柯(寬恕的微笑) 我們是犯不着要和法律抵抗的。你的令尊不會花些時候做這樣的事情。

(柯克森說話時，霍傑牟從室中走出。身材短小，兩頰蓄着白鬚，髮灰色而濃密，眼光狡滑；帶着金絲眼鏡)

傑牟 華特，你來了。

華特 爹爹，你好嗎？

柯克森 (俯啟手中文件，好像瞧不起的光景) 我把波爾特的借約讓費爾德把這些訓令抄出來。(走向費爾德的室中去)

華特 關於那件過路權的案子？

傑牟 唉，我們隨後商量罷。我記得你昨天對我說，事務所的存款在四百磅以上啦。

華特 是的。

傑牟（把存款簿遞給他兒子） 三百五十一磅呢，最近是沒有開過支票的。你把支票簿拿出來看看罷。

（華特走近一櫃，打開抽箱，拿出支票簿來。）

傑牟 算算存根上的磅數啦。五磅，五十四磅，七磅，五磅，二十八磅，二十磅，九十磅，十一磅，五十二磅，七十一磅。總數是多少？

華特（點着頭） 沒明其妙。的確是在四百磅以上的啦。

傑牟 把支票簿給我。（拿着支票簿讀存根上的數目）這九十磅是怎麼的呢？

華特 甚麼人取的？

傑牟 你取的。

華特（把支票簿拿過來） 七月七日？那是我去調查屈倫東地面的一天——是前禮拜的禮拜五；我是禮拜二回來的。但是那天我寫的一張支票是九

磅啦。把五基尼亞給斯密塞，餘下的作為我用。
後來僅僅不足半克隆。

傑牟（嚴重地）把那張九十磅的支票看一看。
（在存款簿的囊裏一束支票中搜出那張支票來）好像一點也不錯的。這兒沒有九磅的一張。這有點怪啦。是甚麼人把那九磅的一張支票兌來的呢？

華特（沒明其妙而且有些苦痛的神氣）讓我想想看罷！我那天是剛好在辦雷黛夫人的遺囑的——時間是太迫促了；唉——我就交給柯克森去了。

傑牟 你看那個『十』字罷，是你寫的麼？

華特（沉吟了一下）這不是我寫的字。

傑牟（此時柯克森又從費爾德室中走回來）我們要問他纔行。柯克森，你來一下，前幾天的一件事情要勞你操心呢。前禮拜五——華特往屈倫東去的一天，你記得你替他兌過一張支票麼？

柯 記得的。九磅。

傑牟 你看這個。（把支票遞給他）

柯 不是！是九磅。我的中飯剛好送來；我不消說是想趁熱吃的；我是把支票交給大衛士往銀

行裏去取的。他拿回來的時候，全是金幣——你是記得的啦。華特先生，你還要了些銀幣拿去付馬車錢的。(有些疑惑不安的神氣)你讓我看罷。你怕把支票弄錯了。

(把支票簿和存款簿從華特手中拿去。)

華特 一點也沒有錯的。

柯(看了一會) 真是奇怪。

傑牟 你交給大衛士，大衛士在禮拜一乘船到澳大利亞去了。柯克森，真有點怪呢。

柯(疑惑不知所措) 這豈不是詐騙！不會，不會！會有甚麼錯誤的。

傑牟 要是錯誤纔好呢。

柯 我在這兒住了二十九年，沒有出過這樣的事體。

傑牟(看着支票和存根) 這是很高明的一種手腕；你以後也可以當心，在數目字後邊是不可以留空白的啦，華特。

華特(煩悶地) 是的，我是——我那天午後是太匆忙了。

柯(忽然) 這弄得我沒明其妙。

傑牟 連存根也改換了——這場詐騙真是思慮周到。大衛士的船是甚麼名字?

華特 『蘭貢城』號。

傑牟 我們該打電報去，把他扣留在拿坡里；他是還沒有到那兒的。

柯 他那可憐的年青的婦人。這位青年我是喜歡他的。哎，哎！不想出在這兒辦事處裏！

華特 我看我到銀行去，問問那出納課罷？

傑牟(醫壓地) 你把他帶到這兒來。一面打電話到蘇格蘭雅德警廳去報告。

華特 真的這樣嗎？

(從外面的辦事室走出。傑牟在室中盤旋。又停止着看着

柯克森；柯克森無聊地摸着膝上的褲摺)

傑牟 人是要看平常說話呢，是不是呢？

柯(眼光越過眼鏡框上面去看他) 我不懂你的話。

傑牟 你剛纔說的話，不知道你的人會疑心你呢。

柯 是——的。(發起笑來。立刻又突然莊重地說)那

位青年我真覺得可憐。我覺得他就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呢。

傑牟 真是不名譽的事情！

柯 真使人不好過。一切事情都很如意，又纔出了這樣一件事情。今天我連中飯都吃不下了。

傑牟 你竟那樣不舒服嗎？

柯 這樣的事情是令人放心不下的。（自信地）他一定是受了甚麼誘惑。

傑牟 不要那樣着急罷。我們還不能斷定是他。

柯 與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寧肯不要一個月的薪水。（思索）

傑牟 那家伙我希望他要趕快來纔好啦。

柯（替出納課辯護的光景）只有幾十步路的光景，他立刻會來的。

傑牟 這樣一件失面子的事情——實在使我有點不好過。

（他走向父子居室的房門去。）

施危德（悄靜地走來，對柯克森低語）那女人又竄

起來了，她說她還有話忘記了對費爾德說。

柯（在失神之中被激發起來） 嚇？不能夠。叫她走罷！

傑牟 甚麼事體？

柯 沒有甚麼事體。是一件私事呢。讓我自己去。（走向外邊的辦事室去，同時傑牟走進父子的居室）你的確是不能夠——我們現在無論甚麼人都是不許可的。

洪南薇 一分鐘也不可以嗎？

柯 不可！不可！一分鐘也不可。你要找他的時候，在外邊等等好了；他立刻就要出去吃中飯的。

洪 好，我曉得了。

（華特把出納課員引來，和離開外面的辦事室的洪南薇擦身走過）

柯（對着出納課員，課員像個不活潑的騎兵）你好。（對着華特）你的父親在房間裏。

（華特走過去，走進居室）

柯 實在有點出乎意外的不高興的事體呢，

高禮先生，今天要麻煩你，實在十分不好意思。

高禮 那張支票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好像在說着一位活人一樣) 好像一點也沒有可以談駁的地方啦。

柯 你請坐罷。我不是一位感情家，不過這樣的一種事情出在這樣的地方——總覺得不好。開誠布公的人我總是喜歡的。

高禮 完全是這樣。

柯(牽引他的袖口，看着父子的居室) 不消說他是一位年青人。我的數目字後邊總要留點空白，我告訴過他好多次數，他總不肯聽呢。

高禮 拿支票來的那個人的面孔，我還記得——是十分年青的一位青年。

柯 不過事實上我們不能夠把他引來這兒給你看了。

(傑牟與華特又從居室走出)

傑牟 高禮君，你早。你認得我的兒子和我，你認得柯克森，而還認得我事務所裏的用人，該不是我們裏面的那一位拿了罷？

(出納譯員微笑着搖頭)

傑牟 好，請你坐在這兒。柯克森，請你陪高禮先生講話罷。

(他走向費爾德的房門去)

柯 傑牟先生，請你聽我說一句話。

傑牟 甚麼？

柯 你不是去擾這年青人罷？他是一位神經過敏的青年。

傑牟 這件事情爲費爾德的名譽是不能不澈底清查的，爲你的名譽更不待說。

柯(莊重地) 這事情終會水落石出的。他今天清早已經被人攪擾了一回，所以我不願意你再去驚動他呢。

傑牟 形式上不能不這樣啦；不過像這樣——重大的事件，我是不能和甚麼人講客氣的。你陪高禮先生講講閒話罷。

(推開費爾德的房門)

傑牟 費爾德，你把關於波爾特借地案的文件給我拿來罷。

柯(放開聲音來) 你餵得有狗沒有?

(出納課員把兩眼緊釘着房門沒有回答)

柯 你餵得有普耳狗的時候，可不可以給我
一匹狗兒子呢?

(看着出納課員的面孔把口閉着了，回頭看見費爾德立在

門口，兩眼釘着高禮，就像兔子的眼睛釘着一條蛇一樣)

費爾德(拿着文件走來) 文件拿來了。

傑牟(接受文件) 好的。

費 還有甚麼吩咐嗎?

傑牟 沒有了，謝你。

(費爾德轉身回向自己的房裏。等他把門掩上的時候，傑

牟向出納課員遞了一個探問的眼色，出納課員點頭)

傑牟 真的嗎?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高禮 千真萬確的。他是認識我。我想他不能
從那房間裏逃走罷?

柯(消沉地) 那兒只有一道窗子——上面是望
板，下面是地基。

(費爾德的房門輕輕地打開了，費爾德手裏拿着帽子向

通到外面辦公室的房門走去)

傑牟 (平靜地) 費爾德，你要往那兒去？

費 我要去吃中飯。

傑牟 你等一下好麼？關於借地的案子我有話同你說。

費 好的。(又走向自己房裏)

高禮 我是可以賭咒，的確是這位青年把支票兌去了的。那天上半天，我在吃中飯之前最後付出的就是那張支票。這是那天他那支票的數目。

(放一張紙在桌上；接着拂帽上的灰塵) 請了！

傑牟 請了，高禮先生。

高禮 (對着柯克森) 請了，請了。

柯 (呆滯地) 請了，請了。

(出納課員走出外面的辦事室。柯克森倒坐在自己的椅上，就好像在他的混亂的感情之中只有這把椅子是安身之地的光景)

華特 這一下又怎麼辦呢？

傑牟 叫他出來。把那支票和存根給我。

柯 我沒明其妙。我想大衛士那位青年——

傑牟 我們還不曉得呢。

華特 爹爹，你等一下罷，你好生想過了沒有？

傑牟 叫他出來！

柯（好不容易地纔站起來，打開費爾德的房門；頓聲地）請你出來一下。

（費爾德走出）

費爾德（不動聲色地）甚麼事情呢？

傑牟（突然轉過身來把支票持向他）費爾德，你曉得這張支票麼？

費 我不曉得。

傑牟 你看一下。這是前禮拜五你取出來的啦。

費 哦！是的；那是——大衛士遞給我的。

傑牟 我曉得的。你把現錢給了大衛士嗎？

費 是的。

傑牟 大衛士交支票給你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的嗎？

費 是的，我想來是這樣的。

傑牟 你曉得華特只是取九磅的嗎？

費 不是——是九十磅。

傑牟 費爾德，是九磅呢。

費(低弱地) 我不曉得。

傑牟 這樣一來，不消說這支票是改過的了；
是你改的，還是大衛士改的，這是問題。

費 我——我——

柯克森 你從容地回答，你從容地回答罷。

費(又恢復他的平靜的態度) 閣下，不是我改的。

傑牟 這支票由華特交給柯克森的時候，因為柯克森的中飯剛好送來，所以我們曉得是一點鐘。

柯 我是不能不吃中飯的啦。

傑牟 是的；所以他纔把這支票交給大衛士。你取錢的時候是一點一十五分。因為出納課員記得那是在他吃中飯之前交出的最後的一張支票，所以我們曉得。

費 是的，閣下。大衛士因為有幾位朋友替他餞行，所以交給我了。

傑牟(迷惑地) 那嗎，你是怪大衛士嗎？

費 我也不敢說——事情太稀奇了。

(華特走近他父親的身旁耳語了一番)

傑牟 大衛士自從那天禮拜六以後他就沒有到這兒來過了嗎?

柯(很想幫助費爾德說兩句話,看見大家的面孔又好像都不甚介意了,他便回答着) 沒有,他是禮拜一開的船。

傑牟 費爾德,他是沒有來過的嗎?

費(很微弱地) 沒有的,閣下。

傑牟 好極,那嗎,他在禮拜二或者禮拜二以後,在這存根簿上,在九字後面把○字加上去了,這是怎麼的呢?

柯(吃驚) 甚麼?

(費爾德有點踉蹌;他想再振作起來,但已無能爲力了)

傑牟(極兇狠地) 柯克森,事情已經弄穿了啦。華特是禮拜二的清早從屈倫東回來的,支票簿一直是存在他的衣袋裏。費爾德,事情已經明明白白是這樣,你還要抵賴說你沒有改這支票和存根的嗎?

費 不——我不抵賴了,閣下。是我改了的,

閣下；是我改了的。

柯（驚呆了） 喂呀，喂呀！怎麼做出那樣的事情！

費 我要錢用要得太急了，所以我無心之間便做出了這樣的事情。

柯 這樣的事情怎麼會想得出呢？

費（見機地捉着他這個話頭） 我實在是想不出的！那個時候我的精神有一息兒昏亂。

傑牟 很長的一息呢，費爾德。（打着存棍）至少是瘋了四天。

費 閣下，我做的時候實在沒有覺得，後來曉得了，我又不敢自己說出來。哦！閣下，請你這回饒恕我罷！錢我是要奉還的——無論如何我是要奉還的。

傑牟 你進你的房間去罷。

（費爾德速即呈示一種哀願的神氣回自己的房裏去。三人無言）

傑牟 這是不能再壞了的壞事。

柯 那樣的犯法行爲——而且是出在這兒
噫！

華特 又怎樣辦呢？

傑牟 沒有甚麼。只好告發他。

華特 這是他的初犯呢。

傑牟(搖頭) 我是不敢相信。詐欺的手段做得太高明了。

柯 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家誘惑的罷。

傑牟 人生原是一個很長的誘惑啦。

柯 是——的，不過我是說的肉體和淫慾的誘惑呢，傑牟先生。今天早晨有一位女人來看過他的。

華特 我剛纔進來的時候和那女人擦身走過的。那是他的夫人嗎？

柯 不是的，沒有關係的。(假如平常高興的時候，他定要擠擠眼睛的，好容易忍耐着了) 而且是有男子的女人。

華特 你怎麼曉得呢？

柯 她是帶着小孩子來的。(輕蔑地)而且是帶到事務所的外邊來了呢。

傑牟 真是壞蛋。

華特 我希望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傑牟 他的手段太高明，這是我所不能容恕的——他想事情弄穿的時候，嫌疑會駕在大衛士身上。支票簿你放在衣袋裏一道帶去了，這真是偶然又偶然的事實啦。

華特 這一定是一刻時的誘惑。因為只有幾分鐘的事情。

傑牟 他平常假如是心地清白，品性端正的人，一刻時候也不會那樣糊塗的。他是壞透了；生就了這樣的眼，看見錢就想拿了。

華特（平淡地） 他平常也不像那個樣子。

傑牟（把這話避開） 這樣的東西我平常看見過的不少。這種人除非使他沒法子做壞事，簡直沒有辦法。這種人是天生的惡人。

華特 這是要罰做苦工的呢。

柯 真是不高興的地方啦——那些監獄。

傑牟（躊躇） 就要饒恕他我也不曉得怎樣能夠饒恕。這兒不消說是不能留他的——誠實是第一個要件啦。

柯(受了催眠的一樣) 不消說就這樣。

傑牟 把他送到外邊去不消說也是辦不到，別人是不曉得他的性格的。一個人做事體不能不顧慮到社會上來。

華特 但是就這樣處以極刑嗎？

傑牟 假使他的手腕很直率，我這回或許還饒了他。但是去得太遠了。他有放蕩的習慣。

柯 我沒有講這個——窮蹙的境況。

傑牟 一樣的。他公然敢這樣黑心地欺騙他的東家，而且還陷害一個無罪的人。假使這樣的案子也不該受刑罰，我不知道要怎樣纔該受刑罰。

華特 不過，我們要想到他的將來呢。

傑牟(冷笑) 照你說來，簡直沒有人會告過狀的。

華特(憤怒) 我頂不高興這個觀念。

柯 華特君，你這話未免有些過火啦！我們是不能不要法律保護的。

傑牟 話講到一邊去了。

(向居室走去)

華特 爹爹，你要設身處地的想一下呢。

傑牟 你這要求太難了。

華特 他想來一定有甚麼不得已的事情，我們還不曉得呢。

傑牟 你可要曉得，一個人能夠做這樣的事體，不管是得已不得已都是要做的；他不是這樣的人，就怎麼也不會做。

華特 他隨後會不再幹的。

柯(空洞地) 讓我去告戒他一下怎麼樣呢。我們也並不是要難為他的。

傑牟 柯克森，就是這樣好。我已經下了決心了。

(走進居室裏去)

柯(遲疑了一下) 令尊的意見我們是不能怪的。只要他以爲正當的事情，我總不肯反對他。

華特 笑話！你爲甚麼不贊成我呀？你心裏明明是——

柯(拿起架子來)我心裏怎麼樣我自己也不曉得。

華特 我們會後悔的。

柯 他自己應該知道他做的事。

華特(辛辣地) 哼,『求人原不如求己』啦。

柯(偏着頭看他) 喂,喂,華特先生。我們好生來考慮一下罷。

施危德(捧着托盤進來) 中飯來了,先生。

柯 你放在那兒罷!

(施危德把餐事放在柯克森的桌上,偵探魏司德走進外面的辦事室,見室中無人,走入內室來。體魄壯健,中等身裁,顏面剃得很乾淨。穿着結實的青羽紗制服,結實的皮靴)

魏司德(向着華特) 我是從蘇格蘭雅德警署來的,包探長魏司德。

華特(斜視) 很好!我去請我家嚴來。

(走進居室去。傑牟從室中走出)

傑牟 來得早呀!(柯克森向他作一種哀願的姿勢,他回答着) 我也可憐他;假使我是能夠,我也不想做這樣的事情。把那道門打開。(施危德踟疑着把門打開) 費爾德君,你出來。

(費爾德畏縮着走出,包探受了傑牟一個眼色,把手伸去)

捉着費爾德的手腕)

費(退縮) 哦!不行,——不行!

魏司德 你來,你來,不要緊的。

傑牟 我告他詐欺取財。

費 哦,閣下!不只我一個人呢——我是爲那位女人做的。你等我到明天罷。

(傑牟以手指揮。費爾德看見他這種強硬的表示,便硬下了心腸。轉身平靜地隨包探把他捉去。傑牟挺身在後面跟着。施危德張着口把門推開,跟着三人通過外面的辦事室向外門走去。衆人不見後,柯克森轉一個圈向外面的辦事室跑動了一下。)

柯(嘎聲地) 嚇!嚇!這是怎麼一回事啦?

(靜默。取出手巾揩臉上的汗水。模糊地走向桌邊,坐下,呆看着桌上的中餐)

幕 下

第二幕

法庭，十月某日之午後，有濃霧——庭上聚集律師，法律顧問，記者，庭丁，陪審官等多人。費爾德坐在大而堅硬的被告席上，左右各坐着一位看守人，但是看守人全沒有留心，好像連費爾德的存在都不曉得的一樣。費爾德剛好和法官對面坐着，法官超然於法庭的喧囂之上，好像也甚麼都是無關心的光景。檢事克禮勿已過中年，面色枯黃，戴的假髮和面色一樣。法定律師傅羅半，年青而身材高長，顏面新剃，雪白的假髮。旁聽席中坐着傑半，華特，高禮，已經見證過了。包探魏司德剛好離開見

證席。

克禮勿 本案是刑事上的訴訟!

(把法衣繫緊,坐下)

傅羅牟(起來向法官行禮) 法官閣下以及陪審官諸公,這位犯人把支票改了,我並不是要來替他辯護,我是想把他那時候的心理狀態證明出來,使諸位曉得 不應說他當時做的事情他自己應該負責。我要使諸位曉得的,是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的精神有點變態,有點一時性的瘋狂,因為過勞的結果。諸位,這位被告者只是二十三歲的青年。我要叫一位女人到諸位的面前來,諸位可以從她的口中聽出事前的種種經過。你們可以從她的口中聽出她自己的不幸的生活狀態,更不幸的是這位女人和被告者的戀愛關係。諸位,這位婦人真是可憐,她是受着一位橫暴的丈夫的虐待的,她現在弄得來幾乎不能生活下去了。一位年青人和有夫之妻相戀愛,不消說我是不能說好,也不能說是可以祝福,我也不是說把那女人從那惡鬼一樣的丈夫

名下打救出來的事情便是他的義務。這樣的話我是不想說的。不過我們都是曉得戀愛這種熱情的力量的人；我要希望諸位聽那位女人的陳述，她是嫁了一位濫酒的橫暴的丈夫，她沒有力量能夠和他脫離；因為諸位是曉得的，一位婦人要和她的丈夫離婚，在橫暴之外總還要有別的一件罪過纔行；而這別的一件罪過，她的丈夫似乎不曾干犯。

法官 傅羅牟先生，這有甚麼關係嗎？

傅羅牟 有的，關係很重大——我要把這關係立刻向閣下表明。

法官 很好。

傅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那女人還有甚麼方法可想呢？她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險，繼續着和一位酒漢同居；便是到法庭來提出離婚的訴訟。諸君，你們要曉得，據我的經驗，像這樣的案子是不能夠十分保護她，使她免得受這樣一位男子的橫暴的；就算成功了，她也只好出去做女工或者流到街坊上去——因為像她那樣一位沒有經驗的女人，又沒有謀生的技藝，要想養活她自己和她的兒女，那

不是容易的事情，她除非去仰仗貧民救濟法案，再不然——更說明白些罷——就只好賣她自己的肉體了。

法官 傅羅牟先生，你的話怕太說遠了罷。

傅 閣下，我立刻就要把要點指出來的。

法官 好的，請你這樣。

傅 好，諸位，請留心聽着——我對諸位要說的話就在這兒了——這位女人隨後會對諸位說，這位被告會證明她的，就是她這位女子把路走窮了，沒有法子纔把全部的希望來靠在這位被告的身上，她曉得被告是很在哀憐她的。她想只有和這位被告兩人逃到別的一個地方去，甚麼人也沒有曉得他們的，他們便在那兒成爲夫妻，只有這樣纔可以從災難逃出。這個不消說是一種絕望的，而我的朋友克禮勿君一定會說是一種不道德的決心的，不過在事實上這兩個人的心機是的的確確向着這方面走的。一種錯誤原不能做別種錯誤的辯明，凡爲沒有經驗過這種情形的人定會有舉起手來的權利——關於這一層我是最好不說。不過呢，

諸位先生，不怕你們對於被告的歷史的這一部就取怎樣的見解——對於這兩位年青的男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所犯的法網就懷抱着怎樣的意見——而事實總是這位年青的婦人受着災難，這位年青的男子差不多還是一位小孩子一樣，他傾心地愛了這位女人，他們兩人想出了——直說罷——這個一道逃走的不好的計劃。好，要點就在這兒了，要逃走他們自然不能不要錢，而——他們是沒有錢的。至於七月七日的清早，支票改換的實在的情形，使我敢於斷定被告是沒有罪過的這些情形——我要把這些實在的情形由我的見證人口裏表明出來。柯克森！（傅羅轉過身去環顧，拿着一張紙等着）

（柯克森被招呼着入了法庭，走入見證人席，把帽子拿在前面。宣誓照例舉行畢）

傅 你叫甚麼名字？

柯 我叫羅伯特·柯克森。

傅 你是這位被告的主人兩位法律顧問的事務所的書記長嗎？

柯 是——是的。

傅 被告擱了他們好久了？

柯 兩年了。不是，我錯了——共總還差十七天。

傅 你時常是和他見面的嗎？

柯 除了禮拜和節日之外。

傅 不錯。那嗎我要問你，在這兩年間你看他一般的性格是怎麼樣呢？

柯 (懇切地向着陪審官說話，受着質問好像有些吃驚的光景) 他是一位馴善的很好說話的青年。我從沒有發見過他的壞處——發見的只是他的好處呢。他這回做了這樣一件事情，倒很使我大吃了一驚。

傅 他還有使你懷疑他是不正直的時候沒有呢？

柯 沒有！在我們辦事處裏面，不正直的事情是絕對沒有的。

傅 柯克森君，我想諸位陪審官對於這點定是十分明瞭的。

柯 我們辦事的人誰也曉得正直是第一啦。

傅 你對他是好，還是不好呢？

柯(轉向着法官) 的確是好的。這件事情沒有發生的時候,我們很好,很有趣的。這件事情一出來,簡直把我弄顛倒了。

傅 好,我們請說到七月七日的這天早晨來,就是改了支票的這天早晨。那天早晨你看他的舉動是怎麼樣呢?

柯(對着陪審官) 這一問的時候,他那天的舉動,的確有點不安穩。

法官(嚴厲地) 你的意思是說他有點發狂嗎?

柯 有點不安穩。

法官 請再說明白一點。

傅(和婉地) 你直說罷,柯克森君。

柯(有些生氣) 唔,照我看來——(望着法官)——是有點像這個樣子——就是他在那個時候有點跳。諸位陪審官是曉得我的意思的。

傅 你這個結論是怎麼樣得來的,可以告訴我們嗎?

柯 好——好的,我就告訴你們。我的中飯是叫飯店送來吃的,一片牛肉和一點洋山芋——我

爲節省時間起見啦。那天霍華特先生把支票交給我的時候，剛好送飯來了。我是要趁熱吃的；所以我就走到書記室去把支票交給大衛士，這是別的一位書記，我叫他去取錢。那個時候我看見費爾德在房裏走來走去。我對他說：『這兒不是動物園啦，費爾德。』

傅 你記得他怎樣回應的呢？

柯 記——得：他說『要是動物園倒好了！』我覺得有點奇怪。

傅 你另外覺得有甚麼特別的事情沒有呢？

柯 我覺得的。

傅 怎樣的事情呢？

柯 他的領襟沒有扣好。我是喜歡年青人要整飭纔行的。我對他說：『你的領子沒有扣好呢。』

傅 他又怎樣答覆你呢？

柯 他把眼睛釘着我。真不好看。

法官 他把眼睛釘着你？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嗎？

柯 是——是的，不過我要說的是他那眼神。

我找不出話來形容——總覺得有點稀奇。

傅 那樣的眼神你從前是看過的嗎？

柯 沒有。我從前是看過的時候，我定要對主人講了。像我們的行道是不許有一些兒偏僻的。

法官 你那時候對你主人們講過沒有呢？

柯(親暱地) 唉，表面上纔看見第一次的見證我不好去麻煩他們啦。

傅 那在你心上給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嗎？

柯 是——是的。書記大衛士的話也會和我一樣的。

傅 那很不錯。可惜我們不幸，不能把大衛士領到這兒來。現在請你告訴我，這件詐欺案發覺了的那天清早的事情罷。那是十八的一天。那天清早可有甚麼事情沒有呢？

柯(把手罩着耳朵) 我的耳朵有點不靈敏。

傅 在那天清早——我說是發覺的那一天——有甚麼事情使你注意過的沒有呢？

柯 有——有的——有一位婦人。

法官 傅羅牟君，這和本案是有關係的嗎？

傅 閣下，我正是想說明犯人犯罪時的心理狀態的。

法官 我是很贊成的。不過這件事情離本案發生之後很久了啦。

傅 是的，閣下，但很可以做我的論證。

法官 好的！

傅 你說有一位婦人啦。你是說她到了事務所嗎？

柯 是——是的。

傅 甚麼事體呢？

柯 來會費爾德君；那時他剛好出去了。

傅 你看見過她的嗎？

柯 我親眼看見的。

傅 她是一個人來的嗎？

柯(自信地) 嚇，這你使我很為難啦。聽差說的話我不好對你直說。

傅 柯克森君，是的，是的——

柯 (帶着一個「你還年青——讓我來罷」的神氣突然說出) 但是我想我們是可以不費手續的。第三者問她，她

的答語是『他們是我的呢。』

法官 甚麼東西？他們是甚麼？

柯 是她的孩子們。留在外邊的。

法官 你怎麼曉得呢？

柯 閣下你不可以問我這樣的話；你問我這樣的話，我會把別人家告訴我的事情告訴你的——那是不行啦。

法官(微笑) 你們用的聽差已經陳述過了。

柯 那是——很好了。

傅 柯克森君，我想問你的是這一點。在那位女人來會費爾德的時候，她說的話有甚麼使你特別記在心上的嗎？

柯(望着他好像在替他使勁把這句話說完全的光景) 這句話還要吊個尾子纔行啦。

傅 還是沒有呢？

柯 有的。不過我不好答應。

傅(微笑之中有幾分焦燥) 請你把她說的話對陪審官說罷！

柯 說『這是性命交關的事體呢』。

陪審長 你是說那女人這樣說的嗎？

柯(點頭) 這樣的話你聽見了，恐怕是不會高興的罷。

傅(有些不耐煩) 她在那兒的時候，費爾德回來了嗎？(柯克森點頭) 那女人見了他，又走了嗎？

柯 啊！我不能詳細地回答你。我沒有看見那女人走的。

傅 那嗎，那女人一直是在那兒的嗎？

柯(寬大的微笑) 不是！

傅 勞煩了你呢，柯克森君。(坐下)

克禮勿(起立) 在這事件發覺的那天清早，你說被告是有一點跳啦。那嗎，你說的這個跳字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柯(寬大地) 好，我再說容易一點罷。你看見過喪家之犬沒有？費爾德那天把他一雙眼睛總是東瞻西望的。

克禮勿 好的；眼睛我算懂到了；你說那一對眼睛有點『稀奇』。你說的『稀奇』是甚麼意思呢？是奇怪還是甚麼？

柯 是——是的，是有點稀奇。

克(斬截地) 是的，足下，不過在你以為稀奇，在我或陪審官却會不以為稀奇啦。他的眼睛到底是驚惶，是害羞，是兇猛，還是別的呢？

柯 這個你使我很難說話。我把實話對你說了，你要叫我另外說一個。

克(拍案) 你這『稀奇』的意思是發狂嗎？

柯 不是發狂，是稀——

克 很好！你說過他的領子沒有扣好啦。那天的天氣很熱的嗎？

柯 是——是的，我想來是。

克 你一提醒了他，他就把袖子扣好了嗎？

柯 是——是的，我想來他是扣好了的。

克 你以為這就可以證明他的精神是有點變態嗎？

(克禮勿坐下。柯克森張着口想要回話，閉不攏來)

傅(匆忙地立起來) 他那樣不修褻幅的狀態，你平常看見過沒有呢？

柯 沒有！他平常是很整潔的。

傅 那好，勞煩了你。

(柯克森滿面春風地回向着法官，意思是怪檢事過於糾纏，沒有使法官得到一個機會問他的一樣；他曉得沒有人再有話問他了，他又轉過身來，退出見證席，走到傑牟與華特的身旁坐下)

傅 露滋•洪南薇。

(露滋走進法庭，泰然地立在見證席裏。宣誓畢)

傅 你叫甚麼名字？

洪 我叫露滋•洪南薇。

傅 你多大年紀了？

洪 二十六歲。

傅 你是嫁了人，和你的丈夫同住的嗎？請稍微大聲一點。

洪 沒有同住，自從七月以來便沒有同住了。

傅 你有兒女沒有？

洪 有的，兩個。

傅 他們和你一道生活的嗎？

洪 是的。

傅 你認得這位犯人麼？

洪(望着費爾德) 認得的。

傅 你和他是甚麼關係呢?

洪 我們是朋友。

法官 朋友?

洪(直率地) 是情人。

法官(斬切地) 你用這個字是甚麼意思?

洪 我們是彼此相愛的。

法官 唔,但是——

洪(搖頭) 沒有呢,閣下——還沒有呢。

法官 還沒有!哼!(看了洪南薇又看費爾德) 好嗎!

傅 你的丈夫是甚麼職業?

洪 是一位旅行家。

傅 你們夫婦間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洪(搖頭) 那是不好訴說。

傅 他是虐待你嗎,還是怎麼樣呢?

洪 自從我第一次生產過後,他就虐待起我了。

傅 怎麼樣虐待法的呢?

洪 我倒是不說的好。真是萬般的苦楚都受

盡了。

法官 我想我們怕應該阻止這種事情。

洪(指着費爾德) 他很想把我救出來。我們要一同逃到南美去。

傅(匆促地) 是的，很不錯——爲甚麼又沒有去成？

洪 他捉起去的時候，我是在事務所的外邊。我看見實在是很傷心的。

傅 那嗎，你是曉得他受人告發了的啦？

洪 是的，我是曉得的。後來我又往事務所去打聽，是這位先生(指着柯克森)把一切的話都對我說了。

傅 那嗎，你記得七月七日那天禮拜五的早晨的事情嗎？

洪 記得的。

傅 怎樣的呢？

洪 我的丈夫幾乎把我絞死了。

法官 幾乎絞死了你！

洪(把頭垂下去) 是的呢，閣下。

傅 是用手絞，還是——？

洪 是用手絞的，我好容易纔逃掉了。我便一直跑到我朋友那里去。剛好八點鐘。

法官 是清早嗎？你的丈夫是沒有喝醉了嗎？

洪 不一定時時都是醉酒的。

傅 你苦到怎樣的程度呢？

洪 苦得很有點樣子。我的衣裳扯壞了，我差不多要斷氣了。

傅 這樣的事情你對你的朋友說過沒有呢？

洪 我對他說了。我實在翻悔不應該對他說
的。

傅 說了使他難過了嗎？

洪 十分地使他難過了。

傅 支票的事情他對你說過甚麼沒有？

洪 一點也沒有。

傅 他把錢給過你沒有呢？

洪 給過我的。

傅 是甚麼時候呢？

洪 禮拜六。

傅 初八嗎？

洪 拿來買我和孩子們的行裝和一切旅行用的東西。

傅 你吃了一驚嗎，還是沒有呢？

洪 甚麼？

傅 就是他有錢給你的話。

洪 是的，我吃了一驚的。因為那天清早我說我的丈夫差不多把我殺死了的時候，我的朋友啣喚過，恨他沒有錢使我逃走。他隨後告訴我說他得了一筆意外的財喜。

傅 你最後看見他的是幾時呢？

洪 就是他捉去的那一天。那天我們是要動身走的。

傅 哦，是的，就是告發的那天。那嗎，你在禮拜五和那天早晨之間你是會見過他的啦？（洪南薇點頭）他的舉止是怎麼樣呢？

洪 沉悶得很——有時候連一句話都不說。

傅 就好像在他身上有甚麼反常的事情一樣嗎？

洪 是的。

傅 是苦痛，是愉快，還是甚麼呢？

洪 就好像有大難臨頭的一樣。

傅(躊躇着) 你告訴我罷，你是很愛這位犯人的嗎？

洪(低着頭) 是的。

傅 他也很愛你的嗎？

洪(望着費爾德) 是的。

傅 那嗎，太太，你的危險和你的不幸很會使他昏亂，使他失去主宰的，你到底是不是這樣想呢？

洪 是的。

傅 也會使他失掉理性的嗎？

洪 是的，一會兒我想會這樣的。

傅 禮拜五的清早他是很昏亂的，還是很沉靜的呢？

洪 他是昏亂得要命的。我幾乎放不下心把他離開呢。

傅 你現在還是愛他嗎？

洪(看着費爾德) 他是爲我把自己害了的啦，
傅 勞煩了你。

(博羅半坐下，洪南薇依舊泰然地立在見證席裏)

克禮勿 (大有考究的一種聲音) 七月初七禮拜五的清早你離開他的時候，我想你總是不能說他發了瘋的罷？

洪 是的，沒有發瘋。

克 好，勞煩了你，我沒有再問你的了。

洪(把身子屈向陪審席) 我是可以爲他做同樣的事情，我一定是可以。

法官 喂，喂！你說你們夫婦是不和睦的嗎？兩人都有不是的嗎？

洪 我只是沒有在他面前屈服罷了。我不曉得我爲甚麼應該那樣，閣下，決不屈服於那樣的男子。

法官 你不肯服從他的嗎？

洪(避開這個問題) 我對於他是盡心盡力地奉承着的。

法官 是說你遇着這位犯人以前的事情罷？

洪 不是；就在相識以後我也是一樣。

法官 我問你的是，你要曉得，因為你對於這位犯人的愛情，好像有點得意的光景呢。

洪(爾爾) 我——我是的。我一生之中就只有這一點好處。

法官 (凝視着她) 好，你請下去罷。

(洪而薇望着費爾德，再慢慢走下去，坐在見證人等裏面)

傅 閣下，我要詢問被告。

(費爾德離開被告席；走入見證席，照例宣誓畢)

傅 你叫甚麼名字？

費爾德 費爾德·威廉。

傅 年紀呢？

費 二十三歲。

傅 你是沒有結婚的嗎？

(費爾德搖頭)

傅 你和剛纔這位見證人認識了好久了？

費 六個月

傅 你們兩人的關係她所說的是對的嗎？

費 是的。

傅 不過，你是很鍾愛他的啦？

費 是的。

法官 你又並不是不曉得她是有夫之妻啦？

費 我沒有法子呢，閣下。

法官 沒有法子？

費 我不會有甚麼法子。

(法官微微把肩頭聳了一下)

傅 你是怎麼同她認識的呢？

費 由我的出了閣的姐姐介紹的。

傅 她和她的丈夫和睦不和睦，你是曉得的嗎？

費 他們始終是反目的。

傅 你認得她的丈夫嗎？

費 只是從她口裏聽得些——聽說他是一位禽獸。

法官 我不准你謾罵沒有當場的人。

傅(鞠躬) 得罪得很。(對着費爾德) 你承認你改了支票嗎？

(費爾德點頭)

傅 你請把七月初七禮拜五的清早的情形回想一下，向着陪審官陳述。

費(轉向陪審席) 她來的時候我正在吃早飯。她的衣裳全身都扯破了，她在喘息，好像連呼吸都很困難的光景；她的頸上有幾個指頭的印痕；她的手腕打傷了，兩隻眼睛裏面也流着很多的血。這使我大吃一驚，我更聽她把原委告訴了我的時候，我覺得——我覺得——唉——這是太不近人情！(突然強硬起來) 假使你們諸位對於她有我對於她一樣的情分，你們看見了，你們一定會和我受一樣的感觸的。

傅 唔？

費 因為我不能不到辦事處去，她便和我分手了。那時候弄得我簡直神魂都昏亂了，我怕她的丈夫又要打她，我又想怎樣對付的方法。我不能做事情——那天的一個上半年都是那樣——怎麼也不能把心腸放在事情上的。我簡直想也不能想了。我好像只是要走動。等大衛士——那另外的一位書記——他把支票給我的時候——他說：『好，你

不妨去跑一下來罷。你今天清早好像有點失了魂的一樣。』我就把支票接過手來——我不曉得怎樣會想起的，突然在我的腦經裏面閃了一下，我想只要加一個『十』字和一個圈上去，不就有錢打救她逃出虎口嗎？這樣的閃了一下又消滅了——我的腦經再沒有想到這上面來過。大衛士就出去吃中飯去了，我簡直不記得我做了些甚麼事情，一直跑到銀行在銅欄杆外面把支票交給出納課去了。我只記得他說『是現錢還是紙票？』到那時候我纔明白我幹的甚麼事情來。但是，我一走出銀行之後，我便想把我的身體投在一乘公共汽車下面去軋成粉碎；我又想把錢丟掉；但是也好像沒有法子，所以我就想我總之是該打救她的。不消說我就去買了車票。把些錢給她用了，除掉我自己用掉了的一點之外，都還留着在的。我隨後時常都在想了又想，怎麼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來，怎麼以後就再也不能從頭做過一次。

(費爾德把話停止了，把兩隻手在前面摩擦着)

傅 從事務所到銀行有多少遠的？

費 不上一百步路。

傅 從大衛士出去吃飯起，你到銀行去把錢取出來止，你說究竟要多少時間？

費 要不到四分鐘，因為我來回都是跑的。

傅 在這四分鐘裏面，你說你甚麼都不得記的嗎？

費 不記得的，只記得我跑過。

傅 就連加了『十』字與圈也不記得嗎？

費 不記得的，我的確是不記得。

(傅羅牟坐下，克禮勿起立)

克禮勿 但是你是記得你在跑的啦？

費 我跑到銀行裏幾乎氣都跑脫了。

克 你不記得你把支票改了嗎？

費(低弱地) 不記得。

克 我的朋友傅羅牟先生在本案上玩了一點浪漫的邪法，把這戲法除掉，此案的本身不單是一件尋常的詐欺取財嗎？你說。

費 那天清早，我差不多是發了狂的。

克 唔，唔！你把十字和圈加上去就同別人的

筆跡一樣，硬把出納課的眼睛都駢過了，你總不抵賴嗎？

費 那是偶然做出的。

克(愉快地) 偶然得不太奇妙了嗎？你是幾時把存根改了的呢？

費(把頭垂着) 是禮拜四的清早。

克 這也是偶然做出的嗎？

費(微弱地) 不是的。

克 我想你怕是苦心慘淡地等待着機會做出的罷？

費(幾乎聽不見的光景) 是的。

克 你改的時候，你怕是十分興奮着的罷？

費 我是着了魔的一樣。

克 是怕被人發現罷？

費(很低) 是的。

法官 你那時候頂好是向你東家自首，把錢還了出來，你心裏沒有這樣想過一下嗎？

費 我是害怕。(衆人無語一會)

克 你不消說也是想把這個女人帶起逃走的

計劃弄成功的啦？

費 我知道自己做了這種事情之後，我覺得白做了是沒有再可怕的。我就投河尋死都是不要緊的一樣。

克 你曉得大衛士是要離開英國的，你一把支票改了，嫌疑會落在他的身上。你沒有想到過嗎？

費 那是一瞬間做出的事情。我到後來是想到了。

克 你想到了，都沒有使你去自首嗎？

費(消沉地) 我的意思是走了再寫信去——錢我是定要還的。

法官 但是在這時候那無罪的書記會受人告發的啦。

費 我曉得他是已經走遠了，我以為還有時候。我沒有想出事情發覺得這樣早。

傅 閣下，你要曉得，霍華特先生在大衛士開船以後，一直是把支票簿帶在自己衣包裹的，就作算案情的發覺在費爾德走後的一天，從始至終，嫌

疑只能犯在他自己身上，不能犯在大衛士身上的。

法官 問題是犯人自己，到底曉不曉得嫌疑是犯在自己身上，不是在大衛士身上啦。(對着費爾德斬切地說) 霍華特先生在大衛士開船以後，一直都是把支票簿放在衣包裏的，你曉得嗎？

費 我我————想來——他——

法官 你實說罷——是曉得還是不曉得？

費(很低) 閣下，我不曉得。我是無從曉得的。

法官 傅羅牟先生，你的論點就在這兒結束罷。

(傅羅牟向法官鞠躬)

克 在從前像這樣精神錯亂的事情有過沒有呢。

費(微弱地) 沒有。

克 午後你的精神又完全恢復起來去辦公事去了嗎？

費 是的，我是不得不把錢拿回去的。

克 你說的是那九磅錢啦。你還記得這一點，你的心思不是還十分銳敏的嗎？而你總還說是記

不得把支票改了。(克禮勿坐下)

費 我假如沒有發瘋，我是沒有這樣的勇氣的。

傅 (起立) 在你回事務所之前你吃過中飯嗎？

費 我那天一天也沒有吃東西；晚上也不能睡覺。

傅 唉，你說大衛士出去到你取了錢的時候只有四分鐘：就在這四分鐘裏面你說你是甚麼都不記得的嗎？

費 (停了一忽) 我記得我是想着柯克森先生的面孔。

傅 想着柯克森的面孔！這個和你做的事情有甚麼連絡嗎？

費 沒有。

傅 那是在你跑出去之前，還是在事務室裏的時候呢？

費 是的，就在跑的時候也是一樣。

傅 你想着他的面孔一直想到出納課員對你講『要現錢還是要紙幣』的時候嗎？

費 是的，那時我好像纔清醒了轉來——但是已經遲了。

傅 煩勞了你。閣下，辯護的論證已經調查完畢了。

(法官點頭，費爾德走向被告席)

傅(把紀錄綜集起來) 我要求陪審的諸位先生恕罪，剛纔我的朋友他在鞠審的時候對於我在本案提出的辯論表示了一種譏笑的態度；本案的被告在一瞬間之內做出了這項的行爲，而他那一瞬間在一切實際的企圖和意向上他對於他的行爲是不能負責的，那一瞬間他陷在激烈的感情的苦悶之下，精神和道德心都消滅了，他是可以作爲一時性的發狂的，假使當堂的見證不會使諸位相信時，我敢說我是沒有那樣的辯才能夠感動諸位的。我的朋友用了『浪漫的邪法』的一句話來說我把本案瞞蔽了。諸位先生，我是沒有用過這樣的東西的。我想表示給諸位的只是叫着『人生』的這個背景——這激動着的人生，我的朋友不怕就要說甚麼，我相信是時常橫在一種犯罪行爲的後面的。唉，諸位先

生，我們是生在一個高級的文明時代的人，見着一種野蠻的橫暴不怕就沒有甚麼本身的利害關係存在裏面，也是很奇異地要擾亂我們的。但是這種橫暴假如是加在我自己所戀愛的女人身上的時候——我看我們該怎麼樣？諸位，請大家以被告者的年齡，設身處地想一下，然後再來裁判他罷。你看他不是那種樂天的，或者是村魯的人，看見自己所心愛的女人受着災難也能平淡無事的。諸位，你們請看他罷！他的面孔並沒有力量，他的面孔也並沒有甚麼慄慄。他剛好是容易為感情所驅使的人。他的眼神有點稀奇，諸位已經是聽見說過的了。『稀奇』這個字我的朋友克禮勿先生也許覺得可笑——但在我看來這個字是形容得再好也沒有的，一種人對於無可如何的事情很在焦心的時候，他那種特別的沒明其妙的眼光是再沒有更適當的字來形容的。諸位要曉得，我的意思不是要替他蔽諱，說他的心理變態比全部意識都失掉了平衡狀態的昏迷還要厲害；我的意思是說就像那種自暴自棄的人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每每不以自殺罪的污名處他，

那他在這種狀態之下做出了別的一種罪惡來也可以受人寬恕，我的意思是說他並沒有故意犯罪的存心，他是可以作為一個病人看待的。我也承認這是一個容易被人濫用的口實，這是一個應當慎重的問題。不過照本案的情形講來，這兒有種種理由都可以使我們不能不懷疑的。我剛纔審問被告，問他在那致命的四分鐘間他想的甚麼，諸位是聽見的。他的答案是怎麼樣呢？他說『我想着柯克森先生的面孔！』諸位，這樣的答案不會有人能夠假造出來的。這的確是千真萬實。諸位明白了他與這位婦人間的情愛（這是合法或不合法，自當別論），這位婦人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走來替他辯護。他做出了這件事情來的那天清早，他精神上的苦悶諸位要懷疑他，那是不可能的事體。這種苦悶對於柔弱的，神經十分過敏的人，能夠給與多麼兇烈的打擊，我們是很知道的。這完全是一瞬間的功夫做出來的事情。其餘的情節都是隨着發生的，就如心臟受了傷隨着就會丟命，水瓶傾倒了隨着就會有水滴出的一樣。諸位，你們要曉得，人生之中最可悲痛的

便是一事做就了便永無變改的可能。這張支票一旦改換了，把錢取了出來，這只是四分鐘，發了狂的四分鐘的事——其餘便百口沒辯了。這位站在諸位面前的青年便在這四分鐘的時間裏面由一道不容易開的門滑進一個很大的籠子裏面去，這個籠子一次進去了是不許人輕容易便可以走出來的——這就是『法律』的籠子。他的隨後的罪狀，如像沒有自首，如像改換了支票的存根，如像準備和有夫之妻逃走，都可以證明當他做出了第一次錯誤的時候，他不是出於故意犯罪的存心；而且這些罪狀只是他柔弱的性格的證明，這的確確是他的不幸。但是——一個人生下地來成了一種柔弱的性格，難道就是該死的嗎？諸位先生，像被告這樣的人，本來是病人，不能作為罪人看待的，但因為我們缺乏這種人性的洞察，每天每天都在我們的嚴刑峻法之下毀滅了去。假如我們把這位被告作為有罪，要把他當着一種罪人來處治，據一般實地的經驗看來，那他的確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罪人。我懇求你不要下出那樣的判斷來把他投回監裏去，使他永

世不能超脫呀。諸位先生，法律本來是一種機械，只要有人把牠推動一下，那牠就要自行滾動起來的。這位青年就只因為性格弱的原故不幸做出了一次的錯誤，難道他就該在這個機械之下碾成粉碎的嗎！難道他就應該成為不幸的水夫之一員去坐那種暗無天日的海船——名叫監獄的嗎？難道他就應該去渡過那樣——從來少有人回來的苦海的嗎？或者他還可以寬容，念他是偶爾失足，還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呢？諸位，我懇求你們，千切不要把這位青年陷到絕路裏去呀！因為僅僅四分鐘的結果就要完完全全地斷送了他的一生。他現在還是可以挽救的呢。一把他當成罪人投進監獄裏去的時候，我敢斷言他是從此斷送了的。他的面容，他的態度，都不是能夠支持得着那樣的嚴刑峻法的人。你們請權量一下他所犯的罪過和他所已經受過的苦難罷。他受的苦難已經重過十倍了。他自從告發以來已經坐了兩個月以上的監獄了。這樣的苦難他還能夠輕容易忘記嗎？在這時期他心中的苦悶，諸位請替他想想呀。諸位要曉得，他受

的責罰是已經夠了。『法律』這乘兵車的車輪，自從告發了他，已經就在這位青年身上輾動着了的。我們現在已經走到第二站了。假如你們還要走到第三站去，那我替他設想是不能夠——贊成的。

(把食指和拇指舉起，做出一個圓形，把手垂下去，坐下了。

陪審官們有點動搖，彼此面面相視；又把眼睛轉視着檢

事克禮勿，克禮勿起立，把兩眼注視在一點，那一點好像

可以使他滿足的光景，時時又把眼睛轉去看着陪審官們)

克禮勿 諸位先生恕罪——(蹣起脚尖來)陪審的諸位先生，——本案的實情是一點也還沒有論到的，我的朋友傅羅牟先生的辯護，假如他許我說這樣的話的時候，那實在是太淺薄了，我不想再究他的証據來徒費法庭的時間。辯護的口實是說的一時性的發狂。唉，諸位先生，他這個很有點——怎麼說的好呢？——很有點奇怪的辯護怎麼能夠說得出來，這在我或許比諸位還要明白一點。因為否則是應該宣告有罪的。諸位先生，假如被告被宣告有罪的時候，我的朋友只好向着法官出於一種哀求。他不這樣做，反轉走到岔路裏去，跳出範圍

來找着這個——唉——奇怪的口實，使他把這位沒明其妙的女人引到諸位的面前來，使她做見證人，實際上對於本案增加了一段浪漫的光彩。我真佩服我的朋友；我想這個圈套真可以表現他的大才。他用這些手法來，的確是有幾分把法律瞞過了。他先搬了一長篇的動機論到法庭來這種方法在平素是辦不到的。但是諸位先生，你們假如一把真相捉着了的時候，那你們就甚麼都可以看穿了。（帶着高興的蔑視）因為我們請留心這個發狂的口實罷；這簡直就是這麼一回事。這位女人說的語你們是聽見的。她對於被告當然是只有維護，但她說的是甚麼呢？她說她那天清早和他分手的時候，這位被告並沒有發狂。假如他是因為苦悶而至喪心，那他在那天清早便應該要表示發狂的態度的。還有一位辯護方面的證人，書記長的陳述，你們也是聽見的。我略略費了點子唇舌，纔從他的口中引出一些事實出來，就是他交支票給大衛士的時候，被告雖然有點跳（這個跳字他以為諸位陪審先生能夠懂，我也希望諸位先生能夠懂纔好），但是是沒有發狂的。大衛士不

能召到法庭上來，我也和我的朋友一樣認為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大衛士把支票交給被告時說的話，被告是向着諸位說了的；那嗎當他接受支票的時候他明明是沒有發狂，不然他不該記得那些話的。出納課也告訴過你們，說他把錢付付的時候，被告的精神也是明晰的。那嗎一個人在一點十分鐘的時候是健全的，在一點十五分以後也是健全的，我們要使他逃脫法網，就可以說他就在這四分鐘的時間裏面是發了瘋的了。諸位先生，這個的確是太離奇了的一個題議，我不願意更費唇舌來徒擾諸位的清聽了。這個辯論的價值諸位自己是可以判別的。關於被告的年輕，和有外染，以及其他諸點，我的朋友對於諸位說了許多，而且很雄辯地。不過在我看來，這位被告所被人告發的事體是一個極重大的犯罪行爲；而且在本案裏面還有些特殊的事件，就如像他要把犯罪的嫌疑駕給他無罪的同僚，他又和有夫之妻發生關係，這些事情會使諸位先生不能把這樣的辯護過於重視的。諸位先生，總而言之，我要求你們爲有罪的判決，這是在情理上

諸位先生不幸而不能不如此的。

(把他的眼睛從法官，陪審官，移到傅羅辛，坐下)

法官(把身子微微轉向陪審官席上去，用着專門家的口吻)

諸位閣下，當場的見證，和雙方的解釋，諸位都是聽見了的。我的唯一的職務只是想把諸位所預備判決的斷案弄清晰起來。被告所犯出的支票和存根的改換，已經是千真萬確了。辯護的要旨是說他犯罪的時候是在一種不能加罪的狀態之下的。關於發狂的這一點，所有被告的自述，和其他見證人的證明，我想諸位閣下都是聽明白了的。諸位假如聽信他們的話，承認被告在那詐欺取財的時候是發了狂，那諸位會判斷他是有罪，但是在發狂。在反對一方面說來，諸位假如由你們自己的見聞承認被告的精神是健全的——一點也沒有甚麼發狂的傾向——那諸位會判斷他是有罪。關於被告的精神狀態的証言，諸位要加以觀察的時候，諸位很當注意的是他在這詐欺取財之前或後的他的態度和行爲的證明——就是被告自身的證明，這位女人的證明，這位證人——唉——柯克森的證明，

和這個——唉——出納課員的證明。還有我要請諸位特別注意的是被告自己已經承認說他在接到支票過手的時候就想加一個『十』字和一個圈子上去的；還有就是改塗存根的一事，和他隨後的一般的行爲。這些行爲明明是預先籌劃好了的（預先籌劃便包含着健全的證據在裏面了）。諸位在下判斷的時候，年齡或者外染的觀念是不能滲加進去的。你們如要判斷他是有罪但在發狂，那你們應該要三加思索，要相信他的精神狀態在那時候能夠送入瘋人病院裏纔行。（停頓着；看見陪審官在躊躇着退堂或否的光景，又添說着：）諸位假如想要退席的時候，就請退席。

（陪審官等由法官背後一道小門退席。法官低頭閱着紀錄。費爾德身子從被告席伸出來，指着洪南薇，興奮地向着代言人訴說。代言人又德與傅羅牟）

傅羅牟（起立）閣下，被告十分焦心着希望閣下寬待，告誡新聞記者不要把這位女証人的姓名發表。假如一發表了的時候，那對於她會有重大的結果發生，閣下是可以洞察的。

法官（含射地——發着懷疑的微笑）傅羅牟君；你

在本案的進行上把這位女人引了來真是高明啦。

傅(故意地鞠躬一下) 閣下以為是這樣的時候，那嗎要把全部的事實提供出來，還有甚麼別的方法嗎？

法官 唔！怕沒有別的方法。

傅 閣下，對於這位女人的確是很危險的呢。

法官 你知道我總是要容納你的話的。

傅 我希望閣下能夠這樣。閣下要曉得我說的話是一點誇張也沒有的。

法官 要把見證人的姓名不發表，我是大反對的。(向着立在自己面前擦掌握手的費爾德看了一眼，又看着洪南薇，洪南薇挺身坐着兩眼呆看着費爾德) 你們的要求待我考慮一下罷。我可以承認也說不定的。她來做見證人說不定是出於虛偽的啦。

傅 閣下，我真——

法官 曉得了，曉得了——傅羅牟君，我也沒有說一定是那樣。等到後來再說罷。

(法官把話說完，陪審官等轉來，復歸原位)

法庭書記 諸位閣下，判決已經商議好了嗎？

陪審長 已經商議好了。

法庭書記 是有罪，還是有罪但在發狂呢？

陪審長 有罪。

(法官點頭；收集手中紀錄，坐看着屹立不動的費爾德)

傅(起立) 閣下，請許我說兩句請求減刑的話。被告年紀很輕；在犯罪的時候而且是受着極大的苦悶的，我想向列位陪審官再申說幾句，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法官 傅羅牟君，我想沒有說的必要了。

傅 閣下既是這樣說——那我要十分誠懇地請求閣下對於我的辯論要十分留意。

(傅羅牟坐下)

法官(對着書記) 你催促他一下。

書記 受審的被告，你已經證明犯了重罪。法庭要依法處治你，你自己還有甚麼話說沒有？

(費爾德搖頭)

法官 威廉·費爾德，你已經審問好了，認為有罪，在我看來你的確是犯了詐欺取財的罪惡的。
(停頓一下，看了一下紀錄又繼續下去) 法定律師的辯護說

你在犯罪的時候是在一種不能加罪的狀態之下。這樣不消說是把你怎麼也不能克服的一種誘惑的性質提供出來的方法。因為在審問你的時候，你的辯護人自始至終都在替你懇求寬赦。他的辯論提出了一些證據，不消說在那一方面是很有力量的。他這樣替你辯護得好不好，那倒是另外一個問題。他說你是應該看成一個病人，不能夠看成一個罪人的。他的辯護，到落後竟出於熱烈的懇求，是以對於法律進行的論告作為根據的，他對於法律的進行認真地詛咒了一番，說他是只能增進犯罪行為。不過他的懇求我究竟該得尊重到怎樣的地步，我有許多事實是不能不考慮的。一方面你所犯的罪行，我覺得性質是非常重大，你隨後改塗存根的手段過於高明，你存心陷害一位無罪的朋友——並且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點——最後我是不能不提防別的人再來跟着你效尤的。別方面我也曉得你还年青，據你自己的陳述和各位證人的證明，說你生來便是好人，你在犯罪的時候，是在一種感情的興奮狀態之下的。我極願對於你從寬處分，在

我的職分以內——但我的職分不僅是對於被告一人，是對於全般的社會的。所以我現在考查你的案情，我是就其中的要點詳細考慮的。你是律師事務所的一個書記——在本案中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你所犯的罪狀是怎樣的一種性質，而且該受怎樣的懲罰，說你全不知道，那是不成條理的。不過他們說你是受感情蒙蔽了。你和這位夫人——唉——洪南薇夫人的關係，今天在這兒也陳述了出來；這件事情在辯論上和求情上都是很好的根據。這件事情是怎麼樣的呢？就是這位青年的男子和這位夫也不良的青年的女人發生了親密的關係，而且兩個人都說——真實的程度是怎麼樣我是不能保險的——說是還沒有達到不道德的程度，但你們兩人都承認說要達到這種程度的。據法定律師的陳述，是想把這位女人說成一個『可憐無告者』，在這個根據上面替兩人的關係辯解了一回。關於這一層我是不能說話的。她是有夫之妻，而你犯出的這回的罪惡又明明是想去完成一個不道德的計劃。像這樣根本上有害於道德的開恩，不怕我就怎

樣地想做，我的良心是不許我做的。這根本就是壞事，假使聽其自然，那是使你自由自在地去完成不道德的計劃的啦。法定律師隱諷地很想把你的犯罪歸在結婚法的不完備上去；他並且還說法庭要再處罰你的時候那是失乎公正。這樣奇異的見解我終是不敢贊成。法律究竟是甚麼東西呀——是一座保護我們的莊嚴的殿堂，每個磚石都是相依而砌成的。我只是守這殿堂的管理人而已。你所犯的罪是很嚴重的。照我對於社會的責任上講來，我是不能夠寬縱了你。我罰你三年的有期徒刑。

(費爾德在法官說話的時候，自始至終都凝視他，至此把頭垂到胸前。洪南薇看見他被看守人攙去了，忙從座位站起來。法庭中生出動搖)

法官(對着新聞記者) 諸位記者先生，我希望女證人的姓名不要發表。

(記者們默默頷首。)

法官(對着洪南薇，她在凝視着費爾德被牽去了的那個方向) 你曉得麼，你的名字不發表了。

柯克森(牽她的衣袖) 法官在向你說話。

(洪南薇掉過頭來凝視着法官，又掉過身去走了)

法官 今天要在這兒久坐一下的。傳審第二案。

法庭書記(對着看守人) 傳約翰·波雷。

(一片叫聲「傳約翰·波雷的證人到案」)

幕 下

第三幕

第一場

監獄。一座裝飾簡單的房間，有兩道大的格子窗，敞着囚人的運動場，囚人等穿着有箭印的黃衣，無緣的黃帽，排成行列，彼此相距一丈的光景，迅速地在三合土上所畫就的蛇形白線上走着。兩個看守人穿着青的制服，尖頂帽，帶劍，在囚人中竄立着。房壁已被風雨剝蝕，書櫃一，盛着許多公式文簿，碗櫃一，在兩窗之間，一張監獄的圖形掛在壁上，一個書桌堆着許多文件。聖誕節的前夜。

監獄官一個漂亮而面貌莊嚴的人物，嘴上蓄着修整而美

好的短髮，一種理論家的眼光，斑白的頭髮從太陽穴統梳上去，立在書桌的旁邊看着一柄鐵片做成的粗糙的鋸子。執着鋸子的手是帶着手套的，因為有兩個指頭是沒有的原故。看守長的伍德是一位高長而瘦削的，軍人氣象的六十歲的老人，斑白的短髮，憂鬱的如像猴子一樣的眼神，筆直地立着，離開監獄官有兩步遠的光景。

監獄官（微微地空笑）伍德君，真是有點奇怪啦！這鋸子你在甚麼地方找着的？

伍德 在他的床墊下找着的。這樣的東西已經有兩年沒有碰着了。

監獄官（好奇地）他是想要做甚麼事體嗎？

伍德 他把他的窗條鋸了這麼寬的光景。（把鱗指和次指舉起來表示有兩分寬的光景）

監獄官 今天下午我要去看他。他叫甚麼名字？莫阿南嗎？他是不是一位常犯？

伍德 是的，閣下——這回是第四回了。閣下，你會想像他這樣的老壞蛋到現在也應該有點覺悟了。（帶着一種可憐的輕蔑）他說，他的心在這裏。弄進來，弄出去——這就是他的心事。

監獄官 他的隣室是誰呢？

伍德 是奧克李亞梨。

監獄官 唔，那個愛爾蘭人啦。

伍德 再隔一室便是那位年青的家伙費爾德——新入監的呢——更其次是克里普東老頭子。

監獄官 唔，那位「哲學家」啦。我是想看看他的眼睛。

伍德 閣下，還有奇怪的事情是那些囚徒好像都曉得有人想逃監的。他們正在煩燥——在他們心裏面正起着一種同樣的波動。

監獄官(沉思着) 怪事——同樣的波動。(回頭看窗外囚人的運動) 他們好像很平靜的一樣啦！

伍德 那個愛爾蘭人的奧克李亞梨今天清早打起門來了。就爲那樣一點小事情弄得一個天翻地覆。有時候他們就給關在圈裏的啞獸一樣。

監獄官 這酷似迅雷中的馬羣——立刻會狂奔成隊起來的。

(獄中戰士走入。髮黑，風貌如隱者，著僧侶的恆服，唇

緊閉，面孔有堅毅的特色，談吐舒緩而文雅)

監獄官(把鑷子拿起來) 彌勒先生，你看見過這個東西麼？

教士 有用的標本啦。

監獄官 可以送到博物館裏去啦，嚇！(走到碗櫃去打開來，現出一些奇怪的麻繩，鐵鈎，鐵器等，上面均附有紙箋) 好的，伍德君，多謝了你。

伍德(致禮) 閣下，不敢當。(走出)

監獄官 彌勒先生，最近這兩天的情況的原故嗎？好像全體都染着了。

教士 不是的。我是甚麼也不懂。

監獄官 我問你，你聖誕節可以來同我們用晚餐麼？

教士 明天啦。多謝你得很。

監獄官 囚人們一有甚麼不滿足的事情總是使人不高興的。(凝視着鑷子) 我真倒霉不能不處罪這災東西一下。想逃走的人真是可愛啦。(把鑷子放在衣袋裏，又把碗櫃鎖了)

教士 他們裏面——有些極端頑惡的人呢。非到事情穿了，甚麼也不能使他們改變。

監獄官 穿倒也容易穿的。你以為地面太硬了，不好打球嗎？

(伍德又走進來)

伍德 Q字三千零七號的客人要拜會閣下。我告訴了他沒有這個規矩的。

監獄官 他有甚麼事情？

伍德 我好把他請回去嗎，閣下？

監獄官(平穩地) 不，不。你請他進來。彌勒先生，你也不要走。

(伍德向外邊一位甚麼人招了一下，客人進來，伍德退下。

來客是柯克森，穿着厚的大衣，長與膝齊，羊毛的手套，戴一頂高統的帽子)

柯克森 對不住，攪擾了諸位。我纔和那位年青人談了話來。

監獄官 年青人我們這裏很多呢。

柯 名叫費爾德的，詐欺取財的罪犯呢 (取出名刺一張來遞與監獄官)霍傑牟與霍華特事務所。法律界很有名的。

監獄官(接受着名刺——微微含笑) 足下有甚麼見

教呢？

柯(突然看見運動着的囚人) 哦！這是什麼光景！

監獄官 是的，我們這兒是看得很明顯的：我的職務剛好完工。(在桌旁坐下) 好，請問有甚麼見教。

柯(好容易纔把眼睛離開窗子來) 我想向閣下說一句話；並不想久擾閣下的。(親密地)照實說，我實在是不應該到這兒來的人。他的姐姐來找我——他是沒有父母的——他的姐姐又有不能來的痛苦。她對我說：『我的丈夫不許我來看他，說他是把家名喪盡了。他還有一位妹妹，又是病人。』所以她就要我來。唉，我對於他也有點情誼。他是我的下手——我們又同進一個教堂——所以我也就不好推脫。我此刻來想向你說的話，就是他好像太孤獨了一點。

監獄官 那是沒有法子的。

柯 我覺得那未免太可憐了。我看見許多犯人都是在一塊兒做工的啦。

監獄官 他們是本地方的囚人。至於罪犯是

在這兒受三個月的隔離監禁的。

柯 但是我也並不作無禮的要求。他實在消沉得很。我要請求你放他出來和衆人跑一跑。

監獄官(有點不大高興的神氣) 彌勒先生,你把鈴按一下罷。(對着柯克森)或許我們可以找醫生來問一問啦。

教士(按鈴) 足下對於監獄的情形,好像不十分熟悉的光景。

柯 是的,我不十分熟悉。不過看來實在也太可憐。他的年紀還年輕得很呢。我對他說:『你再住不上一個月便可以出去和他們一道了;那樣變化一下你一定會好的!』他說『還要一個月!』——他完全就是這樣說法的!我說『是啊!我們是用不着大驚小怪的。一個月有甚麼要緊呢?那是轉瞬就到了的。』他說:『只消把你關在這監房裏,像我一樣空想一天,你會覺得比在外邊的一年還要長呢。我實在是忍耐不過。我要努力忍耐,我要努力——但是呀,柯克森先生,我的身子是不行的。』他說着就把手去掩着了面孔。眼淚水從他的指縫中漏出來;

我是看見了的。真是覺得可憐。

教士 他的眼睛不是很大，不是和衆有點不同的嗎？我恐怕他不是信的國教罷？

柯 是的。

教士 我曉得。

監獄官(對着伍德，剛好走進來) 你去請醫生，叫他費心到這兒來一下。(伍德行禮，退出) 唉，他是沒有結婚的嗎？

柯 沒有。(親密地) 不過他有一位很相好的女人，關係有點與尋常不同。這是一件悲劇呢。

教士 足下，假使沒有酒和婦人，這監獄就會關門了。

柯(從眼鏡上緣望視教士) 不錯——的，不過我想把這件事情，特別告訴你們。那青年希望把那女人引來看看他，但他們不肯引來。不消說他是問了我許多話。我也很用了一番心，但是我對於這位可憐的青年我不好說出謊話，和他住在這兒的人說謊話——好像很對不住他呢。不過我怕就是現在這樣也已經使他很傷心的。

監獄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柯 事情是這樣的。那位婦人嫁給了一位卑鄙的，很可恨的男子，她終竟把她的男子棄掉了。她和我們這位年青的朋友本來是要想逃走的。不消說這是不正當的事情——但我也很能夠寬恕他們。後來他到這兒來坐了監，那女人說她是離開了她的男人獨居着了，專心等待着他出來。這話對於我們的朋友是很大的一個安慰。不過到了一個月以後，那女人走來向我說——其實那女人的身家我是一點也不曉得的——她說：『孩子們我怎麼也不能養活，我一個人——我一個朋友也沒有。我要逃到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去，不然我的男人會曉得我的住處的。我是實在沒法了，』她對我這樣說。她是瘦得非常厲害的。她還說『我是非去做工不可呢！』這真真是一場傷心的話。我對她說：『不，你不要那樣！我是有家有室的人，不過要使你去做那樣的事情，我自己也可以節省一些來扶助你。』她說：『但是呢，我實在不敢仰望你的擲助。我想，我倒不如回我男人那裏去了。』她真真是一位馴善的女人

呢。我剛纔說過，她的男人是卑鄙的，很可惡的人——又愛濫酒——不過我也不好阻擋她，叫她不要回去。

教士 的確是不好阻擋的啦。

柯 的確的呢，不過我現在心裏很不好過；我這一番話把那可憐的年青人完全弄得沒法了。他是受的三年的有期徒刑的。我實在要找些趁心的事情來安慰他。

教士(有點不耐煩的神氣) 我想法律是不能夠通融的。

柯 不過我總覺得他一個人囚在一個房間裏是很不好的。我想，誰個也不會願意。我是不忍看見一位男子流眼淚的。

教士 他們那些東西這樣軟弱，那是沒有聽見過的事體。

柯(凝視着他——突然之間吐出一種敵愾的口調) 我是餵着狗的。

教士 你是餵着狗的嗎？

柯 是一的。我對你說：縱然一條狗咬着我

，我也是不把牠孤孤單單地拿來關一個月又一個月的。

教士 不幸的是罪人並不是一條狗呢；人是曉得有善惡的。

柯 但是關着他也不是使他爲善去惡之道。

教士 啊！我們的意見我覺得是完全相反。

柯 這和待狗是一樣的道理。你假如待得牠好，那牠就萬事都順從你；但是你假如要關着牠，那是只有使牠變成惡狗的。

教士 待遇囚人究竟要怎樣纔好；我想來你只好使比你的經驗多一點的人說話罷。

柯(強硬地) 這位年青的人我是曉得他的，我同他住了幾年。他是很軟弱的人——一點精力也沒有。他的父親是得了肺病死的。我怕他將來很危險。他關在這兒，假如連一隻貓也沒有陪伴他的，那是只有害他無疑。我對他說：『你究竟覺得怎麼樣？』他說：『我實在說不出來，不過我有時候會想把我的頭去碰牆壁。』這真是可憐。

(談話中醫師走入。中等身材，面貌頗慈善，眼神迅速。倚

竄而立。

監獄官 Q字三千零七號的費爾德，那位年青的瘦削的犯人，新入監的，他受着隔離的處罰，這位先生說是於他有害。克來孟池先生，你看是怎樣的？

醫師 他是不喜歡，不過於他也沒有甚麼害處。

柯 但是他說是不好的。

醫師 他說是要那樣說，不過我們是有話講的。他自從進了監來，他的體重並沒有減少。

柯 我說的是他的精神狀態呢。

醫師 他的精神狀態不消說也是很好的。他有點神經過敏，差不多還有點憂鬱性的樣子。除此以外沒有甚麼徵候。我是留心着看着他的。

柯(狠狠地) 聽你這樣說我很高興。

教士(更妮婉地) 正要這種時候，我們纔能夠給他們一點印象的呢。我這是從我自己的職分上說的話。

柯(掃興地轉向監獄官) 我並不是要來攪擾諸位，

不過我把那樣的話告訴了他，我怕他有點不好。

監獄官 我今天要去看他一下的。

柯 我很感激。我想或許每天都在看見他，所以諸位不甚覺得。

監獄官(有點峻嚴的意味) 他的健康上假如一有點甚麼差池，那是立刻就要報告的。我們是一點也沒有懈怠。(起立)

柯(依然固執着自己的意思) 諸位沒有看見，不消說不能勞諸位的神。不過我一看見了他，我的心裏總放不下。

監獄官 請你放心回去罷。

柯(婉和而且辯解地) 我希望諸位不要見怪。我是直率的人——決不肯干犯官權的。(走向教士面前) 請不要多心。我失陪了。

(柯克森走出，三位小吏沒有彼此相視，只在各人的臉上現着些特殊的表情)

教士 這位先生，好像把監獄當成了病院一樣。

柯(突然回轉來帶着辯解的語氣) 我還有一點點子

事體。就是那位女人——我想諸位是一定不許她來面會的。這樣的確是特別寬待了他們。我的朋友費爾德始終都在想着她，她不消說並不是他的夫人。不過我的朋友在這兒也不會亂來的。他們真是一對可憐蟲。諸位可不可以開個例外麼？

監獄官(厭棄地) 正如足下所說，例外的事情我們不能做；他沒有送到地方監獄之前，無論甚麼人也是不許面會的。

柯 承教承教。(稍稍冷淡地) 對不住，攪擾了諸位。(走出)

教士(聳着肩頭) 真是直率的人啦，這位尊駕。克來孟池先生，我們一同去用點中飯罷？(教士與醫師一面談着話一面走出)

(監獄官嘆了一口氣坐就書桌拿起鋼筆來)

幕 下

第二場

監獄中寢廊之一部。壁上在一人的肩頭高處塗以綠的顏料，上緣以一條深綠的橫線爲界，在此線上純係白色。地基係用黑色的石板面成。日光從邊上的一垛沉重的格子窗間透入。現着四個牢房的房門。各座牢門上在一人眼的高處各有一個窺伺的小圓洞子，用一小小的圓板蓋着，圓板揭起時可以窺見牢房的內部。壁上在各座牢門旁邊，掛着一行小小的方牌，上面寫着罪人的姓名，號數，與罪狀。

上頭第一層與第二層寢廊的樓板之鐵骨可以看見。監獄訓導是一位有鬚的男子，身著青色制服，上繫腰圍，垂着些鑰匙，剛好從一座牢房走出。

訓導(從門口向牢房說話) 你弄好了，我再給你拿點來。

奧克李亞梨(看不見) 請你放心。

訓導(取笑地) 唉，我想你並比沒事做的好一點。

奧 那倒是很不錯的。

(關鎖一座牢門的聲音，有人走來的腳步聲)

訓導(變成一種嚴厲的聲音) 你好生專心的做罷！

(把牢門關上，凝神地立着)

(監獄官走下簷廊來，後面伍德跟隨着)

監獄官 有甚麼事情報告嗎？

訓導(敬禮) Q字三千零七號(指着一座牢房) 工作做得太慢了。他今天要扣分數。

(監獄官點頭，向邊上的牢房走去。訓導退下)

監獄官 這位就是做鋸子的尊罷？

伍德把牢門打開，監獄官從衣袋中把鋸子拿出。罪犯莫阿南睡在橫置於牢房中的床上，頭上戴着帽子。他跳起來站在牢房的中央。骨格很粗暴，有五十六歲的光景，兩耳如蝙蝠一樣張出，兩眼兇猛凝滯而帶鋼灰色)

伍德 脫帽！(莫阿南脫帽) 出來！(莫阿南走到門口)

監獄官(招他走到營廊來，舉起鋸子——用一種將官對於兵士的語氣) 喂，你看見這個有甚麼話說？(莫阿南無言) 你說！

莫阿南 做來消閑的呢。

監獄官(向房裏指着) 你的工夫不夠你做嗎？

莫 這是你所不關心的。

監獄官(拍着鋸子) 要消閑也還有別的方法啦。

莫(沈悶地) 唉！甚麼方法呢？我是不能不預防期滿出獄的。我的一輩子難道還有甚麼別的好運走嗎？(說起勁來，漸漸帶些客氣的口調) 閣下，你是曉得的。我把這回的監坐滿了，一兩年之內又會收到這兒來的。我不想出去丟臉。你是要把你的監獄弄好；所以，我也想把我弄好。(覺得監獄官聽得有趣，又指着鋸子繼續着說) 這樣東西我是不能不做一下的。這又並不害人。我費了五禮拜的工夫做成的——做得也還不壞呢；我現在是又要受處分的了，我想怕是罰吃七天的水和麵包罷。我曉得你是不能寬恕的——我替你設身處地的想。

監獄官 莫阿南啊，你看，假如我容恕了你，你能說這樣的事情不再做了麼？你想想看！（走進牢房，一直走到壁底，舉鋸以試窗格）

監獄官（又回轉來） 怎麼樣呢？

莫（熟思了一會） 我一個人在這兒還有六個禮拜的工夫啦。我不能手做工夫而心裏不想點甚麼。我是不能不找點事情來取樂的。閣下，你在和我取笑，不過我是不能說白話的人。我不喜歡欺騙一個紳士的。（指着牢房）再費四點鐘的苦工就會成功的啦。

監獄官 是的，但又怎麼樣呢？捉着了，又拉回來，又受處罰。費了五禮拜的苦心，過根還是來坐監獄，別人家又把窗格子修好就是了。你想，莫阿南，這是值得的嗎？

莫 帶着一種兇惡的口氣） 是呀，值得的。

監獄官（把手放在額上） 嚇！那嗎罰你吃兩天的水和麵包。

莫 謝謝你。（好像一匹野獸一樣突然轉身跳進牢房裏）

（監獄官目送着他搖頭，伍德鎖着把門關鎖了）

監獄官 打開克里普東的房門。

(伍德把克里普東的房門打開了。克里普東剛剛坐在門後的一隻小櫈上,在縫一條褲子。是一位小而肥厚的,帶點老像的人,頭髮幾乎禿盡了,眼小而污黑,戴着一付污黑的眼鏡。他站起來,在門口立着不動,窺視着監獄官和伍德)

監獄官(招手) 你出來一下,克里普東。

(克里普東帶着誠惶誠恐的樣子走出簷廊來,針線握在手裏。監獄官暗示伍德,伍德走入牢房,仔細地檢視)

監獄官 你的眼睛怎麼樣?

克里 不怎麼樣。我在這兒是看不見太陽的。
(偷偷地動了一下,把頸子伸了一伸) 閣下既是問我,我倒有件事情想對閣下說。我希望閣下叫我的隣居再放清靜一點。

監獄官 爲甚麼?你不要說別人的壞話啦。

克里 他鬧得我不能睡覺。我不曉得他是甚麼人。(輕蔑地) 我想,他是位新來的。他不應該和我們一道放在這兒。

監獄官(沉靜地) 一點也不錯呢。只要監房一

空出來，他就要移開的。

克里 他就同一條野獸一樣，一大清早就要打着壁頭。我是聽不慣的——他一鬧就使我不能睡足了。晚上也是一樣。監獄官閣下，我對你說，這是有點不大對呢。我在這兒只有睡是頂快活的；我是要睡足的。

(伍德走出，克里善東好像消逝的一般，一棧便棧進房去)

伍德 閣下，甚麼都沒有變動。

(監獄官點頭。半門關鎖了)

監獄官 今天清早打門的是那一位？

伍德(走向奧克李亞梨的監房) 就是這位奧克李亞梨。

(伍德把觀板揭開，從窺穴中望進去)

監獄官 打開。

(伍德把門打開。奧克李亞梨坐近門旁的小桌，好像在傾聽的光景，跳起來就在門限裏面屹立着。他是面孔寬闊的中年人，口闊而唇薄易動，高高的額骨下有兩個凹窩)

監獄官 你在爲甚麼作玩呀，奧克李亞梨？

奧 閣下，你說作玩嗎？好久就沒有這樣的事

情了。

監獄官 爲甚麼打鬥呢？

奧 哦！不錯！

監獄官 太不豪傑了啦。

奧 我是兩個月以來就成了這個樣子了。

監獄官 你有甚麼不舒服嗎？

奧 沒有的。

監獄官 你是一位老手；你應該要多懂一點
啦。

奧 是的，我差不多都曉得。

監獄官 你的隣居是一位年青的人。你不要
鬧動了他。

奧 閣下，我近來變成這樣了。我不能夠時常
都是一樣的硬漢子啦。

監獄官 工作都順手嗎？

奧(拿起一床他做的草蓆來) 哦！這簡直一點都不
費腦力。這真是可憐——連一點小耗子的腦力都
用不着。(動起嘴唇來) 這兒我覺得的是——太沒有一
點響動了——稍微有點響動也還可以使我安然。

監獄官 你是曉得，就是在外邊工廠裏做工，也不准說話的啦。

奧（很有意義的一種神氣）不是說用嘴說話。

監獄官 唔，又怎麼呢？

奧 不過我所要的是大大的交際。

監獄官（微笑）唔，你不要再和你的房門講交際罷。

奧 不了，閣下，我以後也不再鬧了。

監獄官（轉身）好，你請睡了。

奧 請睡，請睡。

（奧克李亞梨轉身向牢房裏。監獄官把牢門關了）

監獄官（看着壁上的罪狀）這家伙真好玩。

伍德 真是一位可愛的家伙呢。

監獄官（指着牆上的下手）伍德，你去把醫生請來。

（伍德行禮向牆下手走去）

（監獄官走到費爾德牢門之前。舉起他乾淨的手來要把窺穴揭開；但還沒有揭開，又搖起頭來把手放下了；於是把壁上的門牌細讀了一遍，把牢門打開來。費爾德正靠着

牢門立着，踉蹌而前)

監獄官 (招費爾德出) 哦，費爾德，你對我說：
你心裏能夠安定了麼？

費爾德 (微弱的聲音) 能夠安定了。

監獄官 你曉得我說的意思麼？你把頭來碰
石頭那可不是無用的？

費 是的。

監獄官 那嗎你以後不要做了。

費 是的，我以後要謹慎的。

監獄官 你能夠睡覺麼？

費 睡得很少。兩點鐘到天亮最壞不過了。

監獄官 甚麼原故呢？

費 (嘴唇上牽掣出一種微笑) 我不曉得是甚麼原
故呢，閣下。我總是神經過敏的。(突然饒起舌來) 萬事
萬物都好像只有這麼大點的一樣。我覺得我是一
生一世不能走出這個圈子裏的。

監獄官 朋友，那是不行的。你要振作起精神
來。

費 (突然帶着一種強硬的悲憤) 唉——我總得——

監獄官 別的囚徒們你看是怎麼樣呢？

費 他們都是習慣了。

監獄官 他們頭一次進來的時候，都就像你現在這一樣的呢。

費 是的，閣下，我想我將來也會做到他們那個田地。

監獄官(稍稍出乎意外) 唔！哼！那是隨你的。總之，唉，你要好好這樣存心做去。你的年紀還輕，只要立定志向，你是會有成就的。

費(遲疑地) 唉，是的。

監獄官 你好生保重你自己。你能夠讀書麼？

費 我讀不進去。(把頭垂着) 我知道這沒有什麼好處；不過外邊的事情我又不能不想。在這牢房裏面我是甚麼也看不見的。玻璃太厚了呢。

監獄官 今天有人來會過你的。消息不好嗎？

費 不好的。

監獄官 你總要不要想到纔好。

費(回顧自己的牢房) 我又怎麼能夠不想呢？

(伍德與醫生走來，費爾德立地屹然不動。監獄官指使他

回牢房去)

費(迷而低) 閣下,我的精神是很好的。(走向牢房去)

監獄官(對着醫生)你進去替他看一看呢,克來孟池。

(醫生走進牢房。監獄官把門推掩,走向窗邊去)

伍德(跟着)今天使閣下這樣勞神,真是得罪得很。一般的囚徒大抵是很滿足的。

監獄官(促速地)你以為是那樣嗎?

伍德 是的,閣下。我想來是聖誕節的原故。

監獄官(自語)怪事!

伍德 閣下,你沒有生氣嗎?

監獄官 聖誕節!

(監獄官轉身向窗邊走去;伍德望着他呈一種焦急的狀態)

伍德(突然地)閣下,你看裝飾得已經夠了麼?或許還要裝飾得輝煌一點嗎?

監獄官 那倒不消的。

伍德 是,是。

(醫生從費爾德的牢房中走出,監獄官招致他)

監獄官 怎麼樣？

醫生 我簡直把他沒有法子。不消說他是神經過敏的。

監獄官 你直說罷，到底有甚麼報告的必要沒有呢？

醫生 唉，我想隔離的監禁對於他實在不大好；不過有好些人我也可以這樣說的——他們不消說弄到工廠裏去的好些。

監獄官 你的意思是說別的囚徒也該照辦的嗎？

醫生 至少有一打人是這樣。那是他的神經上的徵候。這是沒有甚麼憑據的。比如像那位（指着奧克李亞梨的牢房）——那也很有點像他的樣子。把肉體上的徵候一除開了的時候——我實在就沒有把握。應該下個怎樣的診斷，我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他的體重沒有減輕。眼睛沒有異狀。脈是上好的。言語是正確的。

監獄官 他不能算是憂鬱症嗎？

醫生（搖頭） 要說也可以說；不過別的罪人也

可以這樣說的。

監獄官 那嗎(望着費爾德的牢房) 我看這位家伙就儘他放在這兒罷。(這樣說的時候,茫然望着伍德)

伍德 閣下,有甚麼吩咐嗎?

(監獄官沒有回答,只是凝視着他,把脚跟一轉便走動起來。聽出一種打鐵片的聲音)

監獄官(停止着) 伍德?

伍德 在打門呢,閣下。 我們還得挨受呢。

(匆匆向前跑去,跑過監獄官前,監獄官隨後)

幕 下

第 三 場

費爾德的牢房，白壁，一丈三尺寬，七尺深，九尺高，圓頂。地上面着發亮的黑磚。在一面的壁下正中的高處有格子窗，裝着不透明的玻璃，有通風的氣孔。在相對的一面正中處有狹門一。一隻角落裏放着一床草蓆，寢具是捲好了的（兩張毛毯，兩張鋪單，一床被蓋）。上邊有一個弧形的欄板，放着一本聖經和幾種小冊的信仰集之類，堆成一個對稱的金字塔形；還有一個黑的顏刷，牙刷，一塊洋鐵。在別的一隻角落裏一架木床倒依在壁上。一個黑暗的氣孔在窗下，一個在門上 費爾德的工作（開一件襯衫的扣孔）掛在牆上的釘上，其下小小的木檯上，檯上開放着一本小說「東羅娜」。門旁的角落裏放着一個厚玻璃的小屏 擋着通進牆去的氣管口。還有一張木凳，下面放着一

雙靴子。三圓放光的圓的鉛筒放在窗下。

日光漸就黃昏，費爾德穿着襪子，屹立着不動，把頭傾向門去，傾聽着。向門更走近一步，穿着襪子的脚步全無聲響，佇立在門次好像更用心更用心地在傾聽甚麼，好像有甚麼很小的東西在外邊走過的一樣。他突然跳了一下——就好像聽見一種聲音一樣——繼又全然不動地屹立着。繼又長嘆一聲，把脚步移到自己的工作去，立着凝視，垂着頭；做了一針兩針，就好像憂心如搗的人每刺一針快就縮短自己的生命一樣。繼又突然轉過身來，開始在牢房中盤旋，一面搖着腦壳，就給野獸在圈中盤旋着的一樣。他又在門次立着了，又傾聽起來，張着指頭把手掌抵在門上，把額頭倚着門上的鐵皮。俄而又從門次離開，徐徐向窗下走向，四壁環走一條有顏色的界線，一面走一面用手在界線上量着。在窗下停止着了，揭起一條鉛筒的蓋子向筒裏窺視。天色差不多快要墨黑了。筒蓋突然由手中墜下，發出一種騷音——只這一聲破了獄中的沉默——他立着留心注視掛着襯衫的牆壁，襯衫在暗中愈有白意——他好像在那兒看見了甚麼人或者甚麼

物件一樣。拍搭的一聲玻璃後的牢光發亮了。牢房十分明亮起來，費爾德只是喘氣。

突然之間從遠處發出一種聲音，一種打着厚的鐵板的鈍重的聲音。費爾德驚得倒退，好像勝不着這種突然的騷擾的樣子。但是這聲音漸漸高起來，好像有一乘軍用的貨車向牢裏滾來的一樣。這聲音漸漸把他同化了。他開始一寸一寸地移向門次。打擊的聲音從一室傳到一室，愈傳愈近了；費爾德的兩手移動起來，好像他的精神已經和這打擊融合了的一樣，聲音漲大起來，一直好像走進了這間牢房。他突然輪起他的拳頭。猛烈地喘息替，身子貼上門去打起門來。

幕 下

第 四 幕

舞台又現着柯克森的辦事室，兩年後三月的一天清早十點前幾分鐘的光景。門戶全部開放着。施危德已咯咯生出鬍鬚，在室裏收拾着。把柯克森桌上的文件整理好了；又走到有蓋的盥漱台去，把台蓋揭開，照起鏡子來。正在照着鏡子的時候，洪南效從外邊的辦事室走入，立在門口。在她平素的冷淡之中表示出一種歡快的興奮的神氣。

施危德（突然看見她，乓的一聲把台蓋放下） 哦哈！
是你！

洪 是的。

施 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兒呢！他們這一大清早犯不着跑到這兒來空費時候的。唉，我們自從前回看見了你以後已經有兩年了啦。（興奮地）你近來是怎麼樣的？

洪（俏皮地）我近來是活着的。

施（感佩着）你假如是想看他（指着柯克森的椅子）他立刻就來的——決不會錯過呢——不要好一會的了。（慫慂地）我們的那位朋友我想是從鄉下回來了啦。我記得，今年這三個月裏面他是滿了期的，（洪南森點頭）那件事情我心裏真是過不去。在我看來，我覺得做上人的實在錯了。

洪 是的。

施 做上人的應該教訓他一遍就好了。就是法官也只好責成他一下就可以的。他們忘記了人的本性是甚麼東西的啦。倒是我們知道。（洪南森向他發一種甜蜜的微笑）他們對付你就好像把一堆磚塊擡在你的身上，把你擡扁了，他們又來怪你不能撐起來啦。我是曉得的——這樣的事情我不知道看了多少。（說得甚得意地搖起頭來）唉，就是前幾天這做上

人的人——

(但是此時柯克森由外面的辦公室走進來了；臉色頗有精神，髮色顯然更加灰白了)

柯克森(脫下大衣和手套) 喂！是你呀！(揮使施危德出去，把門掩上) 真是稀客呢！已經有兩年了啦。你是來找我的嗎？我可以同你談一會兒。請坐罷！家裏人好麼？

洪 承問。我是已經沒有住在從前的地方了。

柯 (橫目去看她) 我希望你的家庭比從前更圓滿啦。

洪 我和我的丈夫總不能住在一道。

柯 你該沒有做過甚麼冒失的事罷，我望你要沒有做過纒好。

洪 孩子們是和我一塊兒的。

柯 (開始覺得事情的狀態不如像他所希望的那麼滿意起來) 唉，我看見了你，我很高興。我想自從那位年青的朋友出獄以後，你該是得着他的消息的罷？

洪 得着的，我昨天纔碰着他。

柯 他還好罷？

洪(突然熱心起來) 他甚麼事情都找不到做的。
看見他的樣子真是傷心。他瘦得皮包骨頭了。

柯(認真地哀憐着) 哦!我聽你這樣說,真是不好過。(又鎮靜起來)他滿了期,別人沒有替他找個位置嗎?

洪 他只做了三個禮拜,又趕出來了。

柯 我實在不曉得要怎樣替你們盡力纔好。
我是不願意掃臉的啦。

洪 他那樣過日子我實在忍心不過。

柯(看着她不是十分不好看的樣子) 我曉得他的親戚們都是不高興他的。他沒有把事情找定之前,或許你可以扶助他一下罷。

洪 現在是辦不到的。將來或許能夠——但是現在是辦不到的。

柯 我不懂你的意思。

洪(傲然地) 我已經再見了他——那就甚麼都完了。

柯(凝視着她——有些慌亂) 我是有家室的人——不高興聽些沒意思的話。對不住——我是忙得很

的。

洪 前好些辰光，我就想回到我鄉下的家裏去，但是他們至今都不承認我嫁給洪南薇。我是從不會做過壞事的呢，柯克森先生，但是我很驕傲。你要曉得，我嫁給他的時候還是個女孩子啦。不消說我是專心一意地想着他——他常常走到我們莊上來。

柯(遺憾地) 你前回看見了我，我是希望過你們更要圓滿的啦。

洪 他待我比從前愈加苛刻起來。他自然磨不斷我的神經，但是我是把健康失掉了；他又開始亂打起我的孩子們來……我實在忍耐不下。他就是死到臨頭，我現刻也不回去的。

柯(立起來了，就好像躲避一道溶岩的流質一樣，把身子閃動了一下) 我們人是不應該過分的啦，可不是嗎？

洪(不平地) 一個男人再也不能改善——

(兩人無言)

柯(弄到忘神的地步) 那嗎好，你後來又怎麼做了呢？

洪(把肩頭聳了一下) 我就像從前離開了他的一樣……做裙子……便宜貨呢。這是最拿手的工作，但是我一禮拜總找不上十先零來，還要自己買布，一天做十二點鐘的工；我差不多要過十二點鐘纔能睡覺。我這樣已經做了九個月了。(熱烈地) 唉，我對於這種生活是不適當的；我的生性不宜。我寧肯死了的好呢。

柯 啊；你這位女子！我們不可說那樣的話啦。

洪 那樣繼續下去孩子們也是只好餓死的一——不消說他們是從沒有吃飽過。我不久也就不在意了。我總是疲倦得沒法。(沉默了)

柯(十分好奇地) 啊，後來又怎麼樣了呢？

洪(發笑) 後來，我的東家來了——以後就是如是。

柯 啊，你呀！我從不曾遇見過這樣的事情。

洪(朦朧地) 他待得我很不錯。但是我把這個完結了。(她的嘴唇突然戰閃起來，她自己用手背去遮掩着) 我沒有想出會又把『他』碰着啦。真是偶然的一個機

會我在海德公園碰着他。我們在那兒一同坐下，他把他的事情全部告訴我了。哦，柯克森先生，你再給他方便一下罷。

柯(大大的爲難) 這樣一來你說兩個都把生活失掉了啦！真是難辦呀！

洪 他是只好望這兒收留他的啦——餘外的地方沒法可想了！

柯 我們是不能夠使社裏吃虧的。

洪 我沒有別的人好找了。

柯 我對他們兩父子說罷，但是我總不敢相信他們肯收容他的。我總是不相信的。

洪 他是同我一道來的呢；他在那下邊的街上。(指着窗口)

柯(莊重地) 他不等有人去找他的時候，他不能到這兒來。(又把聲音緩和着看着她的面孔) 本來我們這兒是空得有一個位置的，但是我不能約定。

洪 這是可以打救他的呢。

柯 是的，我總要量力做去，不過我是拿不定的。總之你去對他說，等我把事情弄好了之後再去

找他。你的住址呢？（把女人說的話重複一遍）麥林格街
八十三號碼？（記在吸墨紙上）好，再見。

洪 勞煩了你。

（移向門去，掉轉身來想說話，沒有說，又出去了）

柯（用一張白布的大手巾揩頭部與額部）真是費事！
（繼又專心看起文件來；按鈴，施危德走入）那位來求書記的
位置的青年梨家池是該今天來的碼？

施危德 是的。

柯 唔，你把他推辭了；我還不願意見他。

施 我怎麼對他說呢？

柯（不高興地）隨便想句話說好了。用用你自己的腦精罷。也不要太拒絕了他。

施 閣下，我可以對他說，說你生了病麼？

柯 不好！不要說假話。說我今天不在這兒好了。

施 曉得了，閣下。給他個不即不離啦？

柯 一點也不錯。唉，還有，你該還記得費爾
德罷？我或許要他來看我。你待他要像你希望他待
你的一樣，你設身處地的時候。

施 不消說我是要這樣的。

柯 那就好了。我們是千切不要打落水鷄的，一個人倒了應該把他牽起來纔行。這個譬語我望你一輩子不要忘記。這是處世的真詮啦。

施 閣下，你想我的主人們肯再收容他麼？

柯 這件事情是不能說定的。(聽見有人進外面的辦事室的聲音)是甚麼人在那兒？

施(走到門口去觀望) 是費爾德呢，閣下。

柯(著急) 喂呀！那女人真是不好。你告他叫他隨後再來。我不想——

(看見費爾德走進來，把話打斷了。費爾德瘦削而蒼白，比從前老些了，他的兩眼比從前更不安定。他的衣裳是很破舊而鬆散的)

(施愉快地點點頭，退下。)

柯 你來得真好。你比從前還發揚些了。(努力着息事寧人的樣子) 我們握手罷！那位女人真會見機而作。(揩着額頭) 我是不怪她的。她是很心焦的啦。

(費爾德遲遲疑疑地和柯握手，瞥視着父子的公室)

柯 沒有——他們還沒有來的！你請坐！ (費

爾德坐在柯克森桌旁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桌上）此刻請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對我說一說罷。（從眼鏡上面去看他）你還康健麼？

費 柯克森先生，我是還活着的。

柯（心不應口地）那倒很好。至於說到找事情的話上來呢，我是喜歡循序漸進的人；這是我素來的脾氣。我這人是很直率的，我總想一切事情都直切了當的好。不過我許過你的朋友說要對他們父子兩人說，我是決不失信的。

費 我正想要找一個機會呢，柯克森先生。我爲那件事情挨了千倍以上的苦痛。我受着苦楚。沒有一個人曉得我。別人說我出獄以後比入獄以前更叨難了。他們就不肯推察我這兒（指着腦壳）或者這兒（指着心窩，發出一種笑態來）。一直到昨天晚上我都以爲這兒是甚麼東西也沒有的。

柯（担心着）你沒有得心臟病罷？

費 哦！他們說我身體是很強健的。

柯 但是他們沒有替你找一個地位碼？

費 找過的，找着一家很好的人，很曉得我的

事情——對於我非常親切。我以為我從此可以出世了。但是有一天，突如其來地別的書記們打聽到我們的事體……我實在不能忍耐起來，我就跑了。

柯 小朋友，你心要放寬些，要放寬些呢！

費 隨後我又找着一個小事情，但也沒有持久。

柯 又為甚麼呢？

費 柯克森先生，我是不肯欺騙你的。我自己實實在在好像對着我自己的周圍在開着戰火的一樣。我說不出個所以然！就好像我是陷在一個網子裏；我斬開了一邊，一邊又長起來了。我的保證人我是弄得有點不大正當的；但你有甚麼方法呢？我們是不能不要保證人的。這點又使我害怕起來，我又跑掉了。實實在在我是沒有一個時候不在害怕的。（把頭垂下，悄然地倚在桌上）

柯 我很表同情——我的確是很表同情的。你的姊妹們不肯替你出點力嗎？

費 有一個是害着肺病。還有一個——

柯 唔……唔。她告訴過我，說她的丈夫很不

高興你。

費 我去找他們——他們正在吃晚飯——我的姐姐她要走來和我接吻。但是我的姐夫看見她，便向我說：『你來做甚麼？』我便忍着恥辱回答他：『你肯和我握手麼？金牟，我想你是肯的。』他說：『唉，是很不錯，不過我們應該還要諒解一下。我是等待着你的，我已經決了心了。我要拿十五磅錢給你讓你到坎拿大去。』我說：『嚇嚇，真是好個逐客令啦！不敢當，請把你的十五磅錢收着。』你假如是處在我的地位，你會覺得友情真是怪物呢。

柯 我是了解的。這十五磅錢由我給你，你肯收不收呢？（看見費爾德浮着一種怪笑，猥褻地）我是一點歹意也沒有的；我是出於友情的呢。

費 我是不准離開這兒的。

柯 哦！不……錯——你是說，唉——預許出獄？你不是在找這樣的東西。

費 我這一禮拜在公園裏睡了三晚上。公園裏的清早實在並不好過。不過我碰見了她——今天清早我好像另外變成了一個人一樣。我時常想

我能夠愛上了她實在是頂好的事情；這總是神聖的——不過我也苦了不少。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體嗎？

柯 我們實在替你表同情。

費 柯克森先生，我知道這是的確的。甚麼人都在同情我。（平靜中帶着辛辣味）可是這種同情是和罪人們不相干的！

柯 好了，好了，你犯不着要自行作賤。這樣一來一點好處也沒有。你還要恢宏一下纔行。

費 先生，你是全無關係的人，所以你儘能夠恢宏個盡致。不過你假如是和我一樣倒了霉的人，你就會曉得的。別人家都在談你的蹊蹺話。我覺得我也有點聽慣了。

柯（從眼鏡上面橫目去看他）我想你不要弄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纔好。

（費爾德突然沉默了，好像在這想着他的既往一樣；他發出一種奇笑來）

柯 你總要做出些事情來使別人家信任你纔好。這點你的確是應該的。我相信世間上的人並不

想害你。

費 我也相信的呢，柯克森先生。世間上並沒有人想害你，不過他們總要看不起你。這種感覺——（他向周圍凝視，好像有甚麼東西藏着的一樣）這使我簡直無可奈何。（突然呈一種忘神的狀態）我是曉得的。

柯（十分作難起來）這樣的事情是絕對沒有的！我們該勉力一下，把精神放平靜來。我對你說，我每次祈禱都是沒有忘記你的呢。好，你讓我替你設法。我要籌劃一下，等他們興致好的時候我替你說。

（正在說話的時候，父子兩人走入）

柯（稍稍有點狼狽，但是勉力周旋着）我沒有想出你們來得這麼早。我剛好在和這位年青的人談話。我想你們是記得他的。

傑牟（莊重而嚴厲的面孔）好說。費爾德，你怎麼樣的呢？

華特（遲疑地把手伸出）哦，久違了啦，費爾德。

費（又鎮靜起來，握手）閣下，承蒙你們蒞念。

柯 傑牟先生，我想向你說一句話。（指着書記室

對費爾德說)請你進那裏去一下。你是熟悉的。我們的書記生今朝不會來。他的女人養了一個小孩子。

(費爾德不安地走進書記室去)

柯(很誠懇地) 我應該把一切的事情對你說明。他是完全後悔了。不過世間上的人對於他總懷着一種偏見。眼見他是沒有法子纔跑到這兒來的;他是沒有飯吃了。一個人不吃飯甚麼事情都做不動啦。

傑牟 真的碼,柯克森?

柯 我要請求你呢。他已經是曉得好歹了。他的事情我們是曉得的,我們現在又缺少一位書記。那位來求事的青年,我還沒有和他說定呢。

傑牟 你的意思是要叫我用一個刑餘者啦? 我不想幹。

華特『法律這乘兵車的車輪已經輾動着了!』這句話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傑牟 在這件事情上,我自己沒有可責的地方。他出獄以後到底做過些甚麼事情呢?

柯 他在一兩處做過事情;但都沒有長久。他

是神經過敏的——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覺得甚麼人都是看不起他的。

傑牟 這個不行。不像他這樣的人——他根本就不是這樣的。『性格弱』的這句話實在是剛好說着他啦。

華特 我想我們也是蹴過他一脚的啦。

傑牟 都是他自己踐踏的。

華特 對於自己要徹底負責的教條在現代是說不上來的。

傑牟 (有點不高興) 我的兒，但是保持這種教條的時候，你可以覺得更要安全一點。

華特 是的，爹爹——這是對於自己說的話，不是對於他人的。

傑牟 好！我也並不想過分。

柯 閣下能夠說出這樣的話我是很高興的。他覺得好像有甚麼東西 (把兩肘張開) 在他的周圍。這是不健康的現象。

傑牟 他和她勾結過的那位女人怎麼樣了？我們進來的時候，我看見一位女人有點像她。

柯 就是她了！我並不想瞞你。他是會過她的。

傑牟 她是跟着她的丈夫的嗎？

柯 不是。

傑牟 我想，怕是跟着費爾德的罷？

柯（極力想保持着他新得到的機趣）我自己實在一點也不曉得。這是和我不相干的事體。

傑牟 這是和我們很相干的事體呢，假如我們要用他的時候。

柯（懇澀地）唉，我是應該對你說的。我今天清早纔在這兒會見她。

傑牟 我想來是這樣（對着華特）華特，不行呢，我不想用他。太曖昧了呢！

柯 兩件事情混在一道使你很作難——我是曉得的。

華特（嘗試地）我想他的私人生活實在不關緊要的。

傑牟 不行，不行！他一定要弄清白纔行，不然他不能到我這兒來。

華特 可憐的家伙！

柯 你可以叫他出來麼？（看見傑牟點了頭）我想我可以勸誡他一下。

傑牟（嚴厲地）你倒可以讓我來勸他。

華特（對着傑牟，低聲地，柯克森在招呼費爾德） 爹爹，他的將來就全靠着我們的舉動呢。

（費爾德走入。他振作起來，呈出一種堅決的顏色）

傑牟 費爾德，你聽我說。我的兒子和我想再採用你；不過有兩件事情我是要對你說的。第一：你不要到這兒來自己當做一個犧牲，那是不行的。你假如有些覺得你是受了不正當的待遇——那你就丟了這種觀念。你不能把道德視為遊戲，而全然不受非難。社會如果不維持自己的時候，那有誰來維持呢——這層道理你總要愈早理會愈好。

費 是的，閣下；不過——你可以許我說些話麼？

傑牟 你說罷。

費 我在監獄裏很想了一些時候來的。（停止着了）

柯(鼓舞着他) 我相信你的確是想過的。

費 監獄裏面甚麼種類的罪人都有。我所想的是，假如我們第一次不是受着那樣的待遇，我們是放在可以管領我們的人的教管之下，不是放進監裏，那我們四分之一的人都不會下獄的。

傑牟(搖頭) 你說的話我很有點不敢相信啦。

費(閃着一分惡感) 是的，閣下，我見得是這樣的。

傑牟 朋友，你不要忘記了這事情是由你開端的。

費 我從沒有存過心要做壞事的。

傑牟 或許是那樣。不過你是做過來。

費(把他過去所受的災難通通都回憶起來) 這就把我磨鍊出來了。(振作起來) 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人了。

傑牟 費爾德，你說這話不見得可以鼓勵我們啦。

柯 傑牟先生，他自己沒有把話說好啦。

費(任着自己強烈的感情，不受柯克森的忠告) 柯克森

先生，我的話是只好那樣說的。

傑牟 好，你把這些心思通通拋掉罷，費爾德 你要用心到你自己的將來。

費(有些急切地) 是的，閣下，可你不曉得監獄是甚麼東西呢。那把你的這兒會弄成這樣。(捉着自己的胸部)

柯(低聲地對着傑牟說) 我對你說過他是餓着飯的。

華特 是的，我的朋友，不過時間是很可感謝的，隔久了便會什麼都好的。

費(面孔有些痙攣) 先生，我也希望這樣。

傑牟(比前更溫和地) 好了，小朋友，你以後就努力把已往的事情拋到腦後去就是了，你努力從新造個堅實的信用。我現在要說到第二件事情了。第二件事情我希望你所交接着的那位婦人——你要對我下句決心話，你應該和她斷絕關係。你以後假如還是要和她生着關係，那你是沒有機會翻過身來的。

費(帶着一種被人追逐着的表情挨次望諸人的面孔) 但

是呢閣下……但是呢閣下……這是我始終望着的一件事情。她也是……我是昨天晚上纔把她找着的。

(在這些對話和以後的情節之間，柯克森愈見愈見不安起來)

傑牟 這是很可以同情的。不過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公事地方不能對於甚麼事情都把眼睛閉着的，你要自己想想。你給我們這個證據表示你是決心做好人，那你就可以轉來——不然那就辦不到。

費 (凝視了傑牟一會，突然挺直起來) 我不能丟掉她。我不能夠！哦，閣下！我的一生是她的。她的一生也的確是我的。

傑牟 我很對不住你，但是我也不能夠通融。要這樣纔是你們兩人日後彼此的利益。你們的結合不會有好處發生出來。你以前的一切的災難已經就是從這兒發生的了。

費 但是呢，閣下，那麼——受盡了千辛萬苦——結局還是分別——我的神經陷到一種很可怕的状态——都成了畫餅。我甚麼事情都是爲她做

的呀。

傑牟 不錯呀！假使她是一位有志氣的女人，那她應該自己知道。她不應該再把你一道拉下水去。假使還有甚麼希望可以使你討她的時候——那倒又當別論。

費 閣下，她不能和她的丈夫脫離，那不是我的罪過——假使她是能夠，她一定早脫離了的。自從當初一直到現在，就是爲這件事情煩難着的呢。

(突然望着華特)……我很希望有人能夠幫助她！我相信，現刻只是錢的問題了。

柯 (看見華特躊躇着想要說話，插說起來) 我想我們沒有想到這兒的必要——這個是離開本題太遠了。

費 (對着華特，哀懇地) 她的丈夫早就給了她不少的理由，她能夠證明是她的丈夫把她趕掉的。

華特 費爾德，假使事情是有把握的時候，你說的話我很想替你幫忙。

費 哦，我的先生！

(費爾德走到窗邊去，向街道留下)

柯 (急促地) 華特先生，你沒有聽我的話。我有

我的理由呢。

費(從窗邊說出) 她走過來了,先生。你可以叫她進來麼?我從窗口上可以招她。

(華特踟躕着,望了柯克森,又望着他的父親)

傑牟(決絕地點了一下頭) 好,你叫她進來。

(費爾德從窗上招手)

柯(低聲地向傑牟與華特說) 不行呢,傑牟先生。這位年青的朋友不在的時候,她沒有十分守着她的本分。她把她的機會失掉了。我們是不能夠想法子來欺騙法律的。

(費爾德從窗邊走過來。三人絕對的沉默着望着他)

費(本能地直覺着有甚麼變卦——挨次望着三人) 我們兩人之中關係是很清白的,一點也沒有甚麼妨礙。……從前我在法庭上說的話是沒有虛假的。昨天晚上我們在公園裏只坐了一夜。

(施危德從外面的辦公室走入)

柯 甚麼事體?

施 洪南薇夫人來了。(沉默)

傑牟 請她進來。

(洪南薇徐徐走入，泰然地和費爾德立在一邊，其餘三人立在對面。沒有一人講話。柯克森回到自己的書桌，埋頭看理文件，好像事情重大，逼着他不能不退返舊巢的一樣)

傑牟(嚴厲地) 把門關了。(施危德關門) 我們請你來，是因為有些事情不能不當面來和你談談。我曉得你是剛好又和費爾德會着的。

洪 是的——僅僅是昨天。

傑牟 他把他的事情對我們說了，我們很替他表同情。我許他假如是從此自新的時候，我要把他再收留在這兒。(緊緊地看洪南薇太太，這是很要費一番勇氣的啦。

(洪南薇望着費爾德，開始把兩手在前面擦揉起來，好像預覺着有煩難的事情一樣)

費 霍華特先生十分親切，他說他能幫助我們使你離婚呢。

(洪南薇紅着臉瞥視了傑牟和華特一下)

傑牟 費爾德，我想那怕是辦不到的事情。

費 但是呢，閣下！——

傑牟(堅決地) 唉，洪南薇夫人，你是喜歡他的
啦。

洪 是的，閣下，我愛他。

(凄感地望着費爾德)

傑牟 那嗎你總當得不要妨害他，是不是呢？

洪(低聲地) 我可以照顧他的。

傑牟 你照顧他的最好的方法是把他棄了。

費 沒有事情是可以使我棄你的。你是能夠
離婚的啦。我們兩人之間沒有甚麼，可不是嗎？

洪(哀切地搖著頭——沒有看着費爾德) 沒有的。

費 閣下，我們不等事情決定了，是不同住的；只要你們肯幫助我們——我們就約束下去罷。

傑牟(對着洪南薇) 這件事情你看明白了麼？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洪(剛好可以聽見的光景) 曉得的。

柯克森(自語) 好一位聽話的婦人。

傑牟 形勢上是不可能的。

洪 閣下，我非如此不可嗎？

傑牟(勉強地望着她) 太太，我把這事情交給你。

他的將來是握在你的手裏的。

洪(可憐地) 只要於他好的事情，我總是肯做的。

傑牟(聲音微有嘆意) 那是對的，那是對的！

費 這是怎麼一回事啦。到了現在——你總是不會棄我的罷？這兒是有甚麼原故……(向傑牟前進一步) 閣下，我嚴重地向你發誓，我們兩人之間實在是甚麼也沒有的。

傑牟 費爾德，我是相信你的。你儘管拿點氣魄出來就和地一樣罷。

費 你們剛纔是準備着要擲助我們的。凝視着洪南薇，洪南薇立着一些兒也不動；費爾德的臉和手虛摩起來，事情的真相他漸漸明白了) 怎麼的？你不曾——

華特 父親！

傑牟(急忙地) 好了，好了！事情就算這樣罷，就算這樣罷！費爾德，我決定用你。你自己要怎樣做我是不管的，就是這樣了。

費(好像沒有聽見) 露滋呀？

(洪南薇望着他；費爾德以兩手覆面。眾人沉默)

柯(突然地) 有甚麼人到外邊來了。(對着洪南薇)
你進那裏面去。你個人去過些時候或者要好一點。

(指着書記室,向外面辦事室走去。費爾德不動。洪南薇
畏縮地把手伸出。費爾德不願受她接觸,趕快退後。洪
南薇轉身很可憐地向書記室走去。費爾德急促地跟着
她,剛進門的時候捉着他的肩頭。柯克森把門關了)

傑牟(指着外面的辦事室) 無論是甚麼,都推
脫了他好了。

施危德(把辦事室的門打開,驚愕了的聲音) 包探魏
司德來了。

(包探走入,隨手把門掩上)

魏 對不住攪擾了你們。兩年半前你們這兒
是有一位書記的。我在這間房子裏面把他逮捕過。

傑牟 你問他做甚麼呢?

魏 我想或許你們可以知道他住的地方。(衆
人絕對地沉默)

柯克森(快活地,出頭解圍) 他的行動和我們沒
有關係;你是曉得的。

傑牟 你找他做甚麼呢?

魏 他這四禮拜以來沒有報告他的住所。

華特 你這是甚麼意思呢？

魏 他還有六個月沒有滿是不能夠行動自由的。

華特 那嗎他在這六個月裏面他要時常和你們接觸的嗎？

魏 我們總要曉得他每晚上睡的地方纔行。其實他就不報告我們，我們也可以不加干涉的。不過我們剛好打聽得一個重大的事情，有人捏造一個保證人的姓名去就了一處的事體。這兩件事情一道發作——我們不能不來找他。

(眾人又沉默起來。華特與柯克森偷偷望着傑牟，傑牟立着緊緊凝視着包探)

柯(含糊地) 我們現在事情很忙。你假使方便再來探問我們的時候，我們或許能夠告訴你。

傑牟(決絕地) 我是法律上的一位公僕，但我不高興做密告的事體。實際上我也不能做這樣的事體。你要找他，你儘可以用不着我們，你自己去找。

(說話時他的眼睛看見費爾德的帽子仍然放在桌上，他的面孔蹙緊起來)

魏(看見這種神情——平靜地說) 很好，很好。我該得警告你的是，他把規則破了，他依然還是一位罪人，而窩藏一位罪人——

傑牟 我沒有窩藏甚麼人的。你不能走到這兒來，向我問些和我不相干的事體。

魏(冷酷地) 那我也就不再勞煩諸位了。

柯 我們不能告訴你，實在是對不著。你是能夠諒解的啦，可不是嗎？再見，再見！

(魏司德轉角，但不走向外面辦事室，却走向書記室的門去)

柯 你把門走錯了……你把門走錯了！

(魏司德把書記室的門打開。洪南薇的聲音說道：「就這樣罷！」費爾德的聲音說道：「我不能夠！」停頓了一下；繼而洪南薇發出極驚異的聲音說道：「那是誰？」)

魏司德走入)

(三人失神地望着門口)

魏(在內) 好，請跟我來。

(魏司德以手挽着費爾德走出。費爾德向三人給了一個白眼)

華特 請務必饒他這一次罷!

魏 這個責任我担不起。

費(發出一種奇異的絕望的笑容) 好的!

(回顧洪南薇一下,把頭一掉,向外邊的辦事室走出,魏司德幾乎是被他拖着走的)

華特(絕望地) 這把他斷送了。從此以後永遠是這樣的。

(施危德向門外邊凝視着的神情可以看見。有下石梯段 footsteps 的聲音；突然發出沉重地當的一聲，魏司德的「喂呀！」的一聲微叫)

傑牟 那是甚麼?

(施危德衝出門去。門扇打轉去了。衆人死一般的沉默)

華特(衝向內室裏去) 那婦人——她是氣絕了!

(華特與柯克森把斷着氣的洪南薇從書記室裏扶出)

柯(慌忙地) 喂呀,我的菩薩!怎麼了,怎麼了?

華特 你有白蘭地沒有?

柯 我有雪梨酒的。

華特 那嗎拿來。你趕快！

(華特把洪南薇放在一隻椅上——傑牟先把椅子拖向前面來)

柯(拿着雪梨酒) 酒拿來了！這是頂強的雪梨酒！

(三人把酒灌進洪南薇的唇裏)

(脚步的聲音，三人停止着傾聽)

(外門又打開了——魏司德與施危德扛着個甚麼東西的光景可以看見)

傑牟(衝向前去) 那是甚麼？

(兩人把扛着的東西放在外邊的辦事室裏，看不出來，除洪南薇而外衆人都圍集在周圍，低聲地說)

魏 他跳下去——把頸子擱斷了。

華特 嚇呀！

魏 他一定發了瘋，他以為那樣就可以逃脫。真正是何苦——僅僅幾個月的光景啦！

華特(辛辣地) 就只有那一點嗎？

傑牟 真是沒有法子！(繼而發出一種聲音好像不是他的一樣) 喂——你趕快去請醫生來！(施危德從外面辦事室跑出) 還要一台槓架！

(魏司德走出。洪南薇的臉上恐怖的表情漸漸濃厚起來，好像她不敢向着說話處掉頭的光景。她終竟立起來了，偷偷地向他們走去)

華特(突然回轉身來) 哦!

(三人退出路來;挨次地向柯克森室裏走去。洪南薇跪在屍首旁邊)

洪(低聲) 這是怎麼的呢?他是斷了氣了。(伏在他的身上) 親愛的呀!我的心肝呀!

(在外面的門道上看見有幾個人影立着)

洪(一面跳着) 唉,唉!唉,唉!他是死了!(人影退去了)

柯(偷着走上前去。嗶聲) 好了,好了,你可憐的女子噯!

(洪南薇聽着他的聲音把頭掉過去。)

柯 現在誰也不要捉他了!誰也不再來捉他了!他的靈魂平平安安地昇上了天界!

(洪南薇好像化了石的一樣立在門口看着柯克森,柯克森立在她的面前把頭垂着,伸出手來好像一個人對於一條喪家之狗的一樣。)

幕 下

1927 1 1 付排
1927 8 15 初版
1——2000册
1927 11 15 二版
2001——40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四 角 五 分

